柯山集 附拾遺 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柯山集

附拾遺

（七）

張耒撰

柯山集拾遺卷五

五言律詩

新葺附火小閣

低牖僅障風。深爐宿火紅。忘懷榮辱外。無事寂寥中。隕葉鳴寒瓦。飛霜皎夜空。宵分未投宿。飢苦北來鴻。

泛江偶成

扁舟漾寒水。暫使客心清。天與秋陰合。江連野色平。洪波迴赤壁。蒼野帶孤城。更想孫郎戰。臨風動壯情。

潤州書事

野蔓封城堞。疎松隔麗譙。樓臨寒洶湧。門揖翠岩巉。客思閑易感。歸心去莫招。何時送客處。看我理歸橈。

暮歸

牛羊久已下。寂寂掩城扉。水鶴鳴城堞。飛螢上戟衣。夜涼江海近。天闊斗牛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

九月十八日夢中作聞雁詩

何日離燕磧。來投江上洲。高鳴雲際夜。冷度雨中秋。繒繳遠須避。稻粱寒未收。春風歸翼便。容易一冬留。

秋日

隕葉鳥不顧枯莖蟲暮吟野荒田已獲江暗夕還陰夜語聞山雨無眠聽楚碪敝裘還補綻披拂動歸心

和晁十七晝眠

冉冉殘春去悠悠歸夢賒窗園幽幌靜風引晝簾斜清蔭延高柳餘紅惜晚花山居諳靜僻詩句是生涯

早起偶成

枕席清如水蕭然一老僧鷄聲消壁月曉日失窗燈山葉寒逾響江雲薄易凝老僧曾教我任運且騰騰

正月二十日夢在京師

客睡何展轉青燈暗又明春雲藏澤國夜雨嘯山城許國有寸鐵耕田無一成朦朧五更夢俄頃踏王京

夢中作

去路迎朝日齊安客馬西山行逢曉雨客袴濺寒泥歷險興何健衝風酒自攜回頭思舊止陳迹已淒淒

八月十一日晨興三首

老人秋少睡禪誦每晨興隣碓舂殘月牀蛩語暗燈高林鳥聲起幽草露華凝笻杖兼禪榻生涯一野僧

又

端居歲已宴杖履亦蕭然雲露窗前日秋明樹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靄逾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醉眠

又

江上秋陰合柯山曉雨來貂裘欲辭篋紈扇已生埃落葉溼相藉晚花寒未開殷勤探黃菊九日泛清杯

晨起

曉色淡朦朧園林白露濃寒蛩響畔秋屋葉聲中更老心猶壯雖貧尊不空浮生仗天理不擬哭途窮

曉作

靜枕有遠聽風聲帶曉江寒雲垂欲欲嚴鼓已逢逢功業驚殘歲江山隱陋邦寒雞憎客夢呼日上低窗

小齋夜思

夜久高籟息燈明一室虛過聲寒鷺鴒落影老楸梧大澤星河淡孤城更漏疎安能久鬱鬱與發付歸歟

晚同永源小酌漫成

庭竹晚風細堦莎絡緯鳴連山沉落日萬竅起秋聲客思方淒切流年可嘆驚平生一樽酒正爲此時傾

冒雨歸飲酒

密雨集春庭花含曉氣清喜傾燒酒釅更御暑衣輕老惜春無日窮欣歲有成杖藜園徑曉坐見小池平

和蘇仲南邵湖會飲三首

老病倦岑寂燕游聊與俱開樽當勝地飛蓋渡平湖落日晚明滅烟林遠有無歸來燈火夜人影亂栖鳧

又

交友不在眼逢君懷抱開主人容客醉樽酒犯寒來老境侵霜鬢羈愁付酒杯身閑不易得相與且徘徊

又

新亭當絕島景物更清妍耳熱風前酒心澄水底天觀魚方有得薦味肯烹鮮默坐吟春草知君似惠連

人家

人家依古木雞犬亂山深積雪暗猶壯寒雲晚易陰斷荷欹凍水孤月戰風林稍稍栖烏定飢啼何處禽

山城

野縣閉門早山深更漏微薄雲依月宿孤翼犯霜歸弓冷新膠健貂寒舊縷紕旗亭換新酒不惜篋中衣

他鄉

春寒客古寺草草過鶯花小槿供朝酒溫爐煮夜茶柏庭鳴曉吹樓角麗朝霞莫嘆萍蓬迹心安卽是家

山夜

更漏孤城迥□城靜夜長天高風送雁月冷樹浮霜晚菊差池綠高桐次第黃曉來南國夢不覺寄他鄉

偶成

却掃客不至端爲四國驕杯寒薦園實食儉煮溪毛霜過橘柚熟天晴鴻鵠高幽齋高木近不寐聽雞號

溝泥

溝泥不可步況復雨清晨下直休半日閉門閑晚春著書聊爾耳隱市笑徒云買酒待新月奈茲千里雲

又

不嫌泥潦巷自掃寂寥居雨已標新杏春猶遺老梅風光習暖事雲物或寒除頗復撩詩句時時漫與書

柯谷

柯谷秋已晚。衡門終日閒。老唯謀酒食。病更怯風寒。暖脚氈鞋穩。蒙頭衲帽寬。年來諳世事。對客欲忘言。

東堂

杳杳寒鷄唱。漫漫夜色深。斗柄垂地直。河勢向沉沉。林鳥栖欲去。草蟲寒向吟。幽人掩蓬蓽。不睡擁單衾。

和晁應之山中

康樂雖爲吏。不忘山水情。我無連璧美。君許託車行。幽鳥花前語。春泉竹外鳴。勤移無草草。吾友笑功名。

和出山

曉別招提去。春風信馬行。路幽皆竹影。山遠尚松聲。嶺斷晴天闊。川橫綠野平。不因泉石好。安覺利名輕。

偶成二首

鳥啼宮直散。歸舍日猶長。暗樹殘春綠。回風欲雨涼。久知癡有絕。端爲酒成忙。可是嘲須解。平生一漫郎。

又

綠遍長安樹。春歸空隔年。愁多落花地。情遠倚樓天。河漢崑崙外。蒼龍北極天。老知玄有味。羞更賦神仙。

晚涼行稻畦間

萬木秋微警。山川夏已深。迎風雲卷幕。沉日水浮金。晚鳥吟高木。霏烟暝遠林。杖藜循野澤。談笑不行吟。

登城

楚望迷千里孤城草樹濃憑臨點衣雨容易落花風人事年年改風光處處同未能忘出處徙倚更書空

又

綠野望不極登臨引興長憑高延澤國搔首對風光乍出鶯貪柳新歸燕揀梁欣欣物華好吾亦引清觴

登夢野亭

危亭瞰雲夢眼界浩無邊秋見長江路晴寬七澤天永懷哀郢賦誰弔獨醒賢俯仰悲千古披襟尚颼然

同應之登大采陂

望闕眞多思憑高更損神山川散白日草木共青春寂寂興亡事悠悠來往人素衣吳白紵盡化洛陽塵

正月十八日晴霽登柯眺望二首

柯山通細履幽步近青紅送目無窮浪吹花盡日風餘生付沮溺高論看夔龍陳許春多雪吾行亦欲東

又

寂寂池亭古園荒草自春東風獨游客遲日未歸人久雨衆山晦初晴萬境新長歌視天壤高興不無人

在告家居示內

雖云官事簡不似在家安晏婦子語嬉嬉兒稚閑甘飡失麤糲獨酌置杯槃老覺偎紅好莫將年少看

寒食日同婦子輩東園小宴

寒食無與樂攜孥宴小園青春積雨霽白日萬花繁時節悲江國窮愁泥酒尊故鄉終在眼樂不得重論

東堂夜坐偶成示秬秸和

東堂歲云暮永夜有餘清月暗鴈程急霜嚴雞夢驚微明旁舍火斷續戍樓更老眼渾無睡偏聞曉雨聲

同晁郎及秬秸步游乾明晚邀柯山歸

野水菰蒲秀荒陂薺麥長卑田留積雨荒寺掩斜陽遠樹連雲夢羣山近武昌言歸日已夕村逕度牛羊

斷雲

斷雲秋望闊山靄夕成霞淒冷初高月喧闐未定鴉伏櫪良馬瘦挂壁寶刀斜寂寂山城夜明燈照鬢華

秀蔓

秀蔓依簷老寒枝映屋疎寒暄候蟲報昏旦老雞呼已飯新收稻仍烹自種蔬鄰邦有佳釀衝雨隔江沽

謁敬亭祠

古廟依山麓開門石磴深疎林歸鳴鳥野殿宿寒陰落日魚鹽市豐年簫鼓音我來無所禱壁宇歎塵侵

謁告之楚出都晚泊

馬跡不在眼浪聲初泊船蒼禾荒霽澤紅樹表霜川淮海南浮地星辰北拱天東方聊一飽楚稻不論錢

聞淮楚大豐

晚泊襄邑

月暗風臨靜斗垂霜夜清疎燈隔樹小暗水歷船鳴學字聲形苦紬書卜祝輕此身南北慣隨處有平生

柘城道中

欲雪日易晚。不寒風更清。崩橋斷官路。積水入空城。屝口野初燒。口邱民始耕。陳宋大水之後。冬暉疾如馬。汲汲暝猶征。

離陳至華西

落日照原隰。晚風吹客鞭。空巢霜後木。殘梗燒餘田。憔悴貧中客。蒼茫歲暮天。遠遊輕道路。無地息勞肩。

離宛邱斗門

檣烏映高柳。晚泊近晴川。野日離烟樹。風霜斷夕天。牛羊知別塹。燈火認鄰船。獨客歸何晚。平蕪遠更連。

孤城飛鳥外。春水片帆前。蕭瑟孤征恨。更深獨未眠。

二十二日立秋夜行泊林皐港二首

蕭蕭晚風起。孤舟愁思生。篷窗一螢過。葦岸數蛩鳴。老大畏爲客。風波難計程。家人夜深語。應念客猶征。

又

吳楚封疆接。東南澤國寬。江流秋日盡。山對暮雲閑。囊有離騷賦。頭徐騎省斑。前秋聊把酒。一笑且開筵。

四安道中

地平彌望水。舟穩滿帆風。黃葉新霜後。青山落照中。對疆天象別。風俗島夷同。黯黯危橋夜。疎燈照閉篷。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時風江客帆疾晴野雁行遲草木霜天晚山川澤國卑宣城不負汝好繼謝公詩

白羊道中二首

徒旅已屢憩過山知幾峯空畦鳴野水壞道拱寒松酥酒自能暖褐裘初御冬朝飢久未食林寺已鳴鐘

又

日出客心喜路平人足輕風高不成冷雨過有餘清水落溪魚出村深田鶴鳴勝遊須秀句多愧謝宣城

驅馬

駸駸驅馬去秋晚思悠哉日暖禾黍熟霜晴鴻雁來晚篁經雨出幽菊犯寒開官冷無拘束尋山首易迴

楮河

土壁裂如削流泉漱雨間平沙放清淺小石聚潺湲絕岸木斜出隔橋人暮還憑鞍照毛髮羈旅易衰顏

惠莊道中

山雨收塵息林霜晨氣清荒城餘古木破塚有新耕風俗通秦壤川原抱洛京憑高時駐馬指點問山名

山行

驅馬春山去山蹊繞澗斜淺清沙岸水疎瘦石岩花放蕩從生事殷勤向物華依微聽雞犬深柳映人家

子權朝散久在蕪湖寄郡酒四壺副以小詩

寒流不相待舟楫定何如歲事日已宴客行誰與娛進魚將入饌江酒且傾壺我似離羣雁汀洲片影無

務中晚作

官事一酒甕寢齋低竹簷朝昏睡過半老病醉相兼樓晚雙旌裊城昏疊鼓嚴隔江吹笛處空碧帖新蟾

齊安秋日

齊安荒僻郡平昔處放臣幸此公酒美復此高秋晨百憂雖搶攘一榼奈芳醞舉杯三酌後遙作葛天民

書直舍

爲官不治民清坐晚秋晨隨事文書了偷閑筆硯親吏歸雅集定門鎖月華新野鳥何勞問窮通理有神

晨起雨霽作

寂寂柯山曲悠悠放逐臣雨晴人踏曉山靜鳥啼春最惜庭梅謝猶欣壠麥新但知年歲好飽飯任乾坤

永甯遣興三首

國破空陵暮時移改要衝人隨幽谷路縣隱亂山峰零落荒祠樹悠揚晚寺鐘猶傳仙舊隱跨鹿有遺踪

又

朱顏潘令尹不肯事輕肥筍逕青無地苔牆綠有衣書勤枯簡斷詩疾紫毫飛應笑疎慵尉朝游暮醉歸

又

花縣春曾到人家幽谷間市門猶礙石耕壠盡依山地僻荊榛秀人稀魚鳥閑賴逢賢令尹沉醉不知還

寄文剛求蟹

遙知連水蟹九月已經霜筐實黃金重螯肥白玉香塵埃離故國詩酒寄他鄉苦乏西來使何緣至洛陽

雙鳧

雙鳧元自白況乃小池清逐伴知身潔當庭獨眼明暖沙晴共戲寒渚夜多驚何事秋風起軒然向主鳴

代人上潁川韓端明生日

寶歷休明運金貂將相門產材皆鉅植流慶出深源世仰風規舊公膺戩穀繁人間見麟鳳天路引鵬鯤諸老推淵懿英儒伏討論韋平家學盛黃綺帝師尊天步開華旦窻明照厚坤曳裾趨法從操筆代王言諫說傾朝聽公忠報主恩高風何凜凜讜議在元元夷險千途歷清明一志存寶圭純不琢秋漢闊無渾鳴佩登晝殿均勞鎮輔藩洪樞歸少第玉節對元昆臘報□春近陽生厚地溫當年占夢寐此日降璵璠賀宴開瑤席陳庭列壽尊簪纓羅盛族蘭玉立諸孫霜鶴寒逾健岩松老更蕃人祈賢相雨國倚太師垣

留滯瞻雲館飛馳有去魂微官守山邑無□走賓軒中外心方注君臣契已敦觀□登輔弼飛潤及孤根

魯直示其伯父祖善馬鞍松隱齋詩次其韻祖善年七十五名序

老鶴閱世久歸來毛骨寒田園半拱木兒稚總勝冠愛客能酤酒尋山不跨鞍平生未見面試作阿咸看

次韻孔舍人曝書

圖書陳秘奧樽俎肆雍容玉殿朝回客蓬山深處峯探囊圖軸舊題壁姓名重盛世年年事新篇莫厭供

夜讀賈長江詩效其體

五字一篇詩人傳賈島詞清秋千古在幽淡幾人知霜夜燈前讀林間靜處思恍然如見面更對七朱絲

和天啓畫古木山石詩

有待雲雨在無傷斤斧餘將軍漫弓箭居士或眉須缺記共工怒深資夸父腴攀條感衰變恨汝亦非夫

少年

朱繩縛天狗白羽射旄頭新佩將軍印初成甲第樓綺羅諸院夜鞍馬五陵秋惟有如霜鬢令君覽鏡愁

暮春游柯市人家有作

桃李雖云過林塘老景濃幽花冠曉露高柳旆和風草木家家秀溝壑處處通況聞如雨足高枕待年豐

秋日游柯市

柯市漁樵暮游人落落稀肩禾新穫野灶火欲鳴機草木經寒雨川原淡夕暉北歸吾敢必身世正多違

手種芭蕉秋來特盛成二大叢

移植自僥瘣秋來成兩叢翠旆舒曉日綠錦障西風雨砌珠珮委風簷翬扇重主人培壅厚未肯畏嚴冬

山舍

蕭蕭山舍靜誰復與相親琴酒忘塵事詩書有古人歲豐民事少地闢土風淳聊樂身無事功名喪我眞

秋夜

月到啼蛩壁風搖睡鵲枝秋來客不寐遙夜漏何遲已近風霜節寂無蚊蚋時天時只自爾浪遣宋生悲

寂寂

寂寂秋日暮輝輝簷影斜鳴蟲隱衰蔓晚蝶守餘花雨急荷翻葉牆崩竹引芽不才非吏隱雞黍學山家

卽事

雨洿生朝菌秋牆長若邪槐榆蔽窮巷藜藿接鄰家但願好事酒無勞長者車御冬須旨蓄吾亦問生涯

落莫

歲晚苦落漠獨遊情易傷晴溪沙漾碧秋徑葉鋪黃幽菊開徑雨疎槐老柰霜閉門無俗客攄散有林塘

冬日雜書

地僻秋將老山深客未歸閉門朝對雨搜篋冷添衣圖暗經陰晝琴昏在匣徽妻孥慣山藪不復問珠璣

又

歲暮北方疾山深寒日昏授衣貧厭補添纊老須温懶慢抛書卷晴明到藥園鄰家新酒熟吾敢但空樽

又

一逕秋風起牛羊晚自歸寒燈明野店吠犬守荊扉空峽風霜急孤村火燭微庭梧搖落盡栖鳥夜歸稀

又

歲暮周南遠驚心鬢欲絲風霜爲客老淮海寄書遲峽冷重雲夜天昏斷雁悲山爐通夕火賴爾獨吾私

又

短景冰霜地人稀豹虎村風連諸壑動日帶亂山昏浩蕩空回首蕭條獨掩門東周舊耆老留滯飽知聞

又

望極添秋思樓高動旅懷天寒諸瀨急野闊四山來餘葉能幾許高鴻殊未迴年年洛陽道歲晚厭風埃

出都之宛邱贈寄參寥

蕭然耳目清驅馬別都城岸斷秋光出川平雨氣橫浮生歸物理閑景付詩情歲晚江湖客何爲滯玉京

和葺西齋

川舟眞有待勿歎滯塘坳自古荊榛地豈容鸞鳳巢君才宜柱石我志老衡茅從此延風月新詩與細嘲

同戚郎夜飲

雲物歲將暮風烟晚自淒更人初授宿晚翼已歸栖美酒淺深酌新詩取次題親交盡在眼幸不費招攜

以上宛邱集。

柯山集拾遺卷六

七言律詩

春日

如絲秬甲酌春盤。韭葉金黃雪未乾。旅飯二年無此味。故園千里幾時還。異方時節三巵酒。殘歲風煙一慘顏。曾奉龍旂典邦禮。歲窮祠祀少休閑。

晚望

長林脫葉委高風。晚菊依依發舊叢。夢澤雲低銜落日。中洲山斷見來鴻。行吟騷客三年謫。嗜酒衰翁百事慵。歲晚不須求季主。從來天理有窮通。

四月二十日

十步荒園亦懶窺。枕書小醉睡移時。健如黃犢時無幾。鈍似寒蠅老自知。休惜飛馳春過眼。但求強健酒盈巵。枇杷著子紅榴綻。正是清和未暑時。

早起觀雨

雨葉風枝日夜長。東園穠密欲生光。可憐積雨過初暑。更轉餘寒作曉涼。蠶事已成家媼喜。麥畦初潑老

農忙綵絲結縷催端午又見黃頭鼓棹郎

十二月十七日移病家居成五長句

水國窮冬猶未雪木牙草色似春餘醫教治嗽停朝飲目爲方眠廢夜書衆醉羞隨人鼓舞天知誰怕鬼揶揄久已率野由吾道又信從來德不孤

又

老去塵懷痛洗煎虛舟不繫任回沿寸心若變有如日萬事不憂終在天莫爲飢寒棄南畝須知穢蕘有豐年桃符倀子喧閭巷又向江城十歲捐

又

憑高游目快遐瞻落日孤雲與水兼萬頃澤空供雪意一枝梅笑破冬嚴擎□未滅飛揚興引滿何辭斗石添楊柳催春兼警客荒溝照影弄纖纖

又

從今差復走功名鹵莽因循已半生心遣我愚應有謂眼看人智亦何成夢爲胡蝶因觀化目送飛鴻漫寄情堪笑妻兒懷士甚誦期未滿已謀行

又

紙窗低下火爐邊有底宜人意若便移疾何妨開五日放慵猶欲醉終年平生親友懷天末談笑妻兒在

目前誰似匡廬白居士暮年華髮洛陽仙

寒食前一日大雨不止

寒食窮愁嘆陋邦可憐終日雨涼涼不妨農畝連雲稼獨惜園花脫錦杠最苦繁聲欺屋漏願看霽色放春江明朝日出誰能料已喜燈花照夜窗

喜雨贈潘邠老昆仲

臥聞飛雨響高堂已覺翛翛短幌涼悔禍畢方收烈燄知時田祖放新秧簞瓢幸免遷三徑穀麥行看糶萬箱欲過東坡泥沒脚春餘煙柳正蒼蒼

和蘇仲南柳湖會飲

北風閣雪不到地寒日自同雲外天愁人得酒百不問滿引聊作諸公先少休歌舞進棋局更放旌旗移樓船我欲吳歌恐驚坐戲揮如意扣船舷

夜霜

夜霜偏警軍城角晚日如催林寺鐘蹭蹬此身甘已老推遷世事本無窮邯鄲夢裏忘將寤蠻觸軍中尚戰雄我有一言開達者到頭可倚是天公

十月二十日夜天雨雹震電先是數日極煖至是方稍晴

江鄉節候異中州十月狂雷震未休二年到耳同常事一夜雨聲如蚤秋想見麥畦添宿潤更欣蔬甲長

新柔東堂晚望無氛祲洗出樊山紫翠浮

晨興自籬西望東園新開花

東園本是吾家有不到經旬亦可嗟步出寢門迎曉日卻從籬外望新花安禪豈問荒三徑閱古終須飽五車兒女相憐牢落甚爲翁淺醆酌流霞

潘大令臨蓮池二首

避暑人人得自怡坐曹最苦劇囚羈江邊金石焦流日堂上糟漿酷烈時一酌甘寒煩素粳終朝揮拂倦蒲葵誰知顏巷簞瓢外更有秋風菡萏池

又

年年酷暑軫皇慈恩詔猶矜庶獄羈白首坐曹眞有罪清風高枕歎無時乘軒敢望終如鶴用智從前不及葵他日東門驅匹馬故應難忘習家池

九月末大風一夕遂安置火爐有感二首

謫官兩向黃州火知是明年何處冬須信炎涼相代至亦知榮辱到頭空怨咨莫起天公念燕坐何妨佛理通更有牆邊一樽酒能于愁面放春紅余以丑年春至黃今見二冬矣

又

風聲一夜下林端遽作霜天十月寒三伏炎蒸不可過北風栗烈亦何難人情伺待常從緩天令難移古

不刊。幸有布裘氈履在。雪深高臥更安閑。黃岡三伏。暑不可過。故云。

冬至贈潘郎

曉鏡星星華髮新。江山流落未歸人。五紋暗度人間線。九寸潛通地下春。歌笑欣欣環老稚。杯盤草草稱清貧。與君同是柯山客。窗外梅花解笑人。

丁丑歲與德載相別辛巳復會於潁相視而歎仍蒙先惠佳句謹次韻

重入修門一見春。余召還奉常。滿一春而去。衰容仍是臥漳濱。歸來未解纍囚服。揮去眞同下坂輪。痛飲久無連夜醉。白頭何啻二毛新。

寓居春日書事

禪宮寂寂白晝長。出門江山悲異鄉。歌詹日煖好鳥語。空庭客稀春草長。紅樹人家隔修竹。青蕪村路達阛。

至日有感

前年至日在何處。寒寺蕭蕭客許昌。乞火夜溫行客酒。披裘曉冒五更霜。暮投陽翟荒涼驛。正見人家燈燭光。飢馬臥嘶毛瑟縮。羸童曉對色蒼茫。二年旅宦孤村僻。東望歸心洛水長。佳節幾逢長索寞。我生何事苦淒涼。更無賓客青山滿。只有風霜老樹蒼。昭代甯須厭留滯。馮公白首任爲郎。

臘日二首

臘日開門雪滿山愁陰短景歲將闌江梅飄落香元在汀雁飛鳴意已還佳節再逢身且健一樽相屬鬢毛斑明光起草眞榮事寂寂衡門我自閑

又

異鄉懷舊人千里勝日難忘酒一杯不恨北風催短景最憐殘雪冷疎梅江邊寒色雁催盡天上春光斗挹回我獨呼兒賸丸藥微功聊取助衰骸

偶成題裴晉公祠

獨持將鉞靜氛妖後世英名日月昭善聽聖君非易遇將亡凶豎不難梟悲風蔓草移今古野殿空庭鎖寂寥更有從軍老司馬銘功文字配咸韶

冬日書事

昨夜新霜著瓦乾西園梧葉盡飛翻楚鄉原野長青草澤國風雲只薄寒梅蕊半含空有待菊叢已過似無言杖藜引望仍搔首羨爾鳴鴻整羽翰

齊安今秋酒殊惡對岸武昌酒可飲故人潘主簿時惠雙榼

軍城曉鼓已蓬蓬城下秋雲卷暮江祇有老雞能換臥更無佳客可傾缸衡風時動蕭蕭葉晚日斜窺寂寂窗猶喜江南有佳客憐貧時致玉壺雙

東堂即事

東堂歲晚直窮寂落葉寒蔬風雨餘下里數家同井臼荒山十里半榛蕪夜霜摧菊房俱斂晴日薰梅氣欲蘇誰似樊山偏得意倚天紫翠照空虛

八月六日西風極涼如十月間晨起偶題

初過三伏暑初歸風景誰知遽慘悽短日旅愁消美酒五更鄉夢託晨雞江天水冷魚龍蟄野澤風多鴻雁稀塵篋敝貂猶得在過冬倘□嘆無衣

正月三日大雪雪晴有感

平生對雪須千首何事今春無片詞老大怯寒唯泥酒窮愁須醉不吟詩潤催庭柳將開眼□送江梅欲別枝何處高樓有殘白舊遊無處寄相思余在京師雪後有詩云認得君家門上雪

雪晴

荒園雪晴愁逕滑濕柴堅坐戀爐紅寒香委地梅無賴嫩坼抽苗麥有功瘴癘潛消人氣樂豐登定慰客途窮煖寒破悶功無敵賴有尊中臘酒醲

久陰忽晴作詩寄秬秸時二子治幹在陽翟鎮

想爾扁舟野岸橫久陰今旦喜晴明天寒野曠北風利雲霽江渾春水生家近凍醪時可致旅庖鳴雁足供烹東園早作歸來計紅紫紛紛日向榮

冬後三日郊赦到同郡官拜勅回有感

詔書夜下走風雷。清曉州門拜勅回。天上六龍歸禁闥。人間一雨到根荄。江邊時日將舒柳。雪後春光欲到梅。白首放臣隨衆喜。教兒深酌手中杯。

探梅有感

溪畔騷人未放回。江邊又探臘前梅。已知無木相先得。固使凌寒特地開。杜老閣前勞賦詠。玉川窗外獨驚猜。試思感舊傷千里。可以臨風舉一杯。

三月十二日作詩董氏欲爲築堂

黃鳥聲中花已盡。綠楊風外日何長。柯家山下有幽築。雲夢澤南飛故鄉。老病祫衣猶怯冷。春深煮酒漸聞香。本無智術爭榮辱。只鬬尊前身健強。

草木

草舍廬藩百事貧。有時遇酒暫曛曛。天邊日落未歸客。江上春寒多思人。寄遠相思時有夢。感時長嘯不無神。東風又欲催桃李。搔首花前獨岸巾。

贈龐安常先生

德公本自隱襄陽。治病翻成客滿堂。懶把窮通求日者。試將多病問醫王。一丸五色甯無藥。兩部千金合有方。他日傾河如石鼓。著書猶願記柴桑。

三月二十四日聞鶯

桃蹊李逕有埃塵寂寂青陰蔽四鄰落月半窗幽夢斷隔窗芳樹語鶯新忽忘身是三年客便覺樓瞻二室雲佳境故人如一夢懶將白髮望餘春

柯山聞鶤鵾

三年不聽早朝雞慚愧高林鶤鵾兒滿眼山林春已去五更風露月沉西厭聽田舍驅牛苦想見天門寶馬嘶獨我朦朧□曉睡故園門巷夢中迷

齊安食蔓蒿根菊苗

故園蔬甲又逢春想見雕槃巧鬬新強掘蔓根槃鬱屈故挑菊苗嚼芳辛春來小疾妨杯切老去懷鄉役夢頻堪笑吳傖戀蓴鱠素衣愁化洛陽塵

汴上書事

荒陂浮雁啄寒水古木老烏啼夕陽酒市諠呼人醉飽叢祠歌舞歲豐穰黃花半落經寒雨紅稻初堅得早霜倚岸老枝榆骨白出林丹實柿肌黃空林啅起團驚鵲槁葉悲啼有暗螿腰兔暮歸人臂隼招門問宿客擔囊貂裘西去衝寒早澤國東歸寄夢長入洛自慚文價薄卻憑山水助清狂

次韻黃汝器與君謨唱和三首

飲量平吞叔度陂宣城風月舊相知頃年與君謨相遇宣城痛飲甚歡雪霜欺客凋新鬢珠玉投人出好詩門對洞庭書滿架君謨自言藏書萬卷飲翻雲夢酒盈巵江城少駐還鄉棹一伴山翁醉習池

又

吳門韋白舊推賢文雅相望數百年千里江山留醉墨五湖風月縱歸船書來遠慰連鍰夢歲熟歸收種秫田仕祿及親身早退高名榮事更誰先

又

愛君退易似前賢投劾歸來不待年世故飽諳眞昨夢道心不繫學虛船莫悲白雪凋元鬢自有丹砂暖寸田南郡詩筒屢傳寄主盟騷雅定誰先

三月一日馬令送花

未說潯陽別淚痕江邊蘋芷不勝繁不知來歲在何處又對新花憶故園插帽每慚輝白髮飛香曾伴照清尊去年今日淮陽道落絮殘紅正斷魂以上宛邱集

七言絕句

宋景平命賦隔窗花影

午睡簾籠春日長半消金鴨水沉香隔窗花影時來去疑有東隣覘宋郎

晚春初夏絕句八首

陰陰夏景爨餘春清曉園林未有塵日日東風欺弱柳鵝黃吹盡作青雲

少室山前日日風望嵩樓下水溶溶卷將春色歸何處盡在車前榆莢中

吹盡成蹊桃李塵兔葵燕麥一番新只應解簟抽青玉霜節枝枝尚可人

古柳參天鳴啄木青蕪覆地下鳴鳩白頭懶計留春計睡起移時獨倚樓

睡足高簷春日斜碾聲初破小龍茶樓邊綠樹飛紅盡春色牆陰老薺花

青春已屬明年事畫漏初知夏景長日日南風笋成竹殘紅雖有不成妝

春歸艸木漫青紅半委泥沙半逐風誰似長楸百餘尺高張錦繡照晴空

醉醪壓架不勝繁洗雨吹風更可憐姑射山人半仙骨百花凋盡獨嬋娟宛邱集

木香

紫皇寶輅張珠幰玉女熏籠覆繡衾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心墨莊漫錄

柯山集拾遺卷七

議

愼微篇上

先王之治天下。雖小害微患。不足以爲中國大憂。其發易消者。先王不敢忽。日夜補完其藩籬。芟夷蕪穢。務爲牢固精密。不使有纖芥之隙。爲奸人所窺者。何也。以爲天下之所謂大治者。非苟無大患至變而已也。必將使之確然無毫釐之憂。卒然有警。而吾固已豫爲經畫于衆慮之前矣。先王之心。豈有細害微隙之足以動吾之大計哉。以謂要不能悉除之。則未足以爲大治。而不能不累于泰然無思之懷耳。蓋世之善養生者。比于常人。則其所以累喪其生。天敗其身。固已能去之矣。然豈以特異于世之常人者而遂足也。于是又日夜練治其氣。調揉其身。小至于飲食之忌。詳至于衣服之飾。其說甚繁。其防甚微。一一蹈行。不敢少忽于頃刻之欲者。豈以夫飲食衣服之微害。爲足以傾其本哉。蓋不若是。要不爲萬全必安之身。斷然必趨于壽考安强之域。而保其無所便于前者耳。而臣之所慮。又非特如是而已也。天下之患。常養于安樂不慮之處。狥致而積之。而後日深月長。極而後動。而小患之不除者。大患之所積。微害之所在者。深害之所養。是又不可不察也。今天下之勢。四方之形。可謂安且固矣。甲兵之衆。不可勝用矣。助用之府。

不可勝發矣而臣竊有愼微之論于今日者天下之重兵精卒驍將健馬大抵皆在西北之陲訓式練卒講武用衆之法大抵皆篤于兩邊之卒而臣之拳拳以爲東南兩隅亦當有以預備而陛下威武鎭服之氣當使之周通四海而後足□也臣少居淮南州郡其當會要之控扼者舟車使客日夜往復牽挽駕御之卒皆一切責之于州有司斷長補短常不足于用此外則不過戍卒而屯戍之卒數既不多州府諸役往往而是則有司所謂教行伍訓擊刺者特名存耳此外則僻遠之邦本城與戍卒固已單弱而又本城之兵例不習武而戍卒所寄情如旅人夫無樂上自衞之心而望其出力捍衞輕生而不顧何可得哉夫江淮閩浙之郡江湖千里閒以山藪魚鹽茶鐵之所出其間冒法桀黠之民往往竊發故江湖之閒聚爲寇賊殺掠商賈者雖豐年樂歲未嘗絕也雖然何足道哉狙猿雖健不可以舍山林龍魚雖悍不可以失淵泉圍而守之則何能爲一失其穴安行殺之矣臣特以爲方其未殄也郡國不能不驚單弱之民不能不罹其毒于陛下仁民愛物之志不能不少累耳是可惜也夫養生者既以能絕人之所大欲而人之大欲至難絕者雖絕其所至難而不爲其所至易是果何哉朝廷之力固已殄強梁無紀之奸民伏萬里樂戰之驕虜則夫江湖盜賊之末患禁之易耳臣願陛下詔江淮閩浙之監司使察諸郡之士卒各遂其所宜頗增置之其閒控帶要害有所防守當加于常郡無易其名無增其廩然其募之也有司程其才勇可爲者而後補既補則使之習戰陣行伍之法募數既廣則士卒之充役者習戰可以番休而迭用大約一軍之中充役習戰者各占其半更番而教勞佚相補而卒伍之長有所遷進則有司取其勉強剌堅優于

其黨者授之而監司歲時巡按郡國皆臨莅激賞動以勸沮使一州有可用之卒數百人與今兵官之所率可以不至于甚弱而不振也彼其所捍衛乃其父母妻子之邦宜各盡力而不憚而奸民亦有以弭其心故臣嘗以爲今山林之盜特以勇力之民不能守農畝之勤安田里之養而願其材力有足恃者故轉而爲盜耳豈無刑誅之畏哉今設科以募之則夫材力可恃而無所歸者將欣然而集此亦消盜之一道也而有司不過爲衣食之養仰給戶部而經費不足臣以爲諸郡既增本土之兵則戍兵漸可減罷戍兵既不外戍則其逃逋死亡可以不補益于此而省于彼何遽患費哉又戍兵之廩多士卒之廩薄增其薄省其多非獨不費且將有得焉耳若夫綱目之詳悉精盡則願詔有司講明其大致則臣以謂不是過矣

愼微篇下

臣嘗怪昔者先王之時學校徧于天下里閭田畝之民皆不鄙而教之至于庠序之閒有一不率教之小人亦國家之細事耳而先王至于元日習射習鄉自左而移之右自右而遷之左移之郊移之遂而天子之學有一人不率長者之教則以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視學其又不遷善也天子親臨之教之備待之盡其不改猶是也則屏之遠方窮荒之野其罰之至于終身不復齒於鄉里臣讀書至此未嘗不竊怪以天下國家如此之廣學校庠序如此其衆受教之士如此其多有一人焉不率教于其閒其勢至于勞天子動卿相則紛紛然日力且不給而教之不化不遽刑之反覆激發思必反之于善則近于柔懦而不決而不率教之罰又至于流徙遠荒棄絕之地惡之至於終身又何其近于虐也待之則似太重教之則

似過仁而罰之又似甚忍也于是深思其故而得先王之用心嗚呼古之人豈費心于無益而爲之乎特其寓意深慮患微後之人未之思耳夫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禮義不行上下相窺至于不可勝言者其初誰爲之也使天下之民皆有君子之風敦厚和柔俯首聽命愛君而孝親謹身而懼禍則天下之分雖歷萬世無由壞矣夫惟其閒有所謂桀傲不遜教之而不從令之而不懼亂衆敗羣毀慢其上者出焉一人而敗百人于是天下爲之不治而有司之法有所不禁矣小人之情不知所禁則禍患之起何事無之故天下小之爲不治大之爲放亂者凡以不率教者爲之夫當其悖傲不遜也示之以禮義暴之以恥辱臨之以重勢庶幾改乎則是吾國中得一善人而除一賊夫爲國而得千金不如益一善人之爲利也威加鄰國不如去一賊之爲安也則先王待之似未過重教之似未過仁者至其確乎趨於惡不改判然與善人異域不可復用矣則他日害我者也明知其特爲吾患而恕之何以異于明見陷穽而自赴也是故非投之屏之于視聽之外則其患不絕則先王罰之似未過忍也嗚呼先王之慮患憂禍至于此其深遠也故三代之衰者諸侯肆行則有之矣不聞匹夫肆行敢有所窺覬也其效可見矣伏惟陛下聰明聖智深見先王之用心隆學校擇賢師以養天下之才肅政刑謹禁令以破天下之奸其術固密矣然臣之意獨以今天下郡縣里閭田畝小民之奸豪者尙當爲之制也夫飲酒聚博而不已必爲穿窬穿窬又不已則習而爲劫掠一爲劫掠則屠羊發塚盜敗殺害何所不爲已故田里之閒游手無賴酗酒毆鬬者異日之盜賊也將除盜賊抄掠之患則必先去田閭之惡民故臣欲使今天下郡縣凡以鬬酗放縱而

入有司者。既刑、則禁錮之。表其門閭以恥辱之。異其衣服以陰辨之。鄰里保伍。譏其出入。容而不察者。必爲之罰。不幸不入于有司。而長民者訪知其素。其待之也亦然。歲終舉籍其名上之于州。州設籍以記之。州之役卒有闕。則擇其尤不善者而補爲兵。蒞之有司。籍之軍伍。則雖有不善。亦且不縱。又其所役不遠其鄉。則無志于逋逃。非惟禁之足以杜其奸。而威之亦且勸于善。數歲之後。田畝之閒。無賴惡滑者。稍稍消去。則盜賊孰從而起乎。臣前任西京壽安尉時。聞旁邑有盜發。至一夕劫數家。公入市井。無敢誰何者。問盜之數。則纔數人耳。臣竊怪一市之人。其閒豈無能扞拒驅逐之者。何遽爲是數盜之所困也。訪其政。則盜既入市。乃甘言以誘市人。取民家之財而散之。縱其奪取。于是市人無賴少年。相與閒而爲之勢。不須臾而紛紛滿前。舉皆盜也。則以數人之盜。至于一市之人不敢與較者。由此之故。夫與盜爲聲勢而奪掠人財。平日之心皆盜也。是以旦夕之所願望者。特在此耳。其情不亦甚可惡哉。大抵捕逐者以其素非盜賊。而劫掠之迹不明。遇之不敢殺。故臣欲乞盜發而市人爲之助。方劫掠時。與吏相遇。聽得格殺。而嚴立市人助賊之禁。乞比過致資給之律。明詔有司。痛治而深刑之。庶幾以絕其後。蓋先王非不愛人也。至于罪惡小人。未嘗輒恕。故曰。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而無恕。大憝不孝不友。皆刑法無赦。夫豈時忍于此哉。勢有不得已也。故臣敢以消凶民爲愼微之說。

至誠篇上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非徒爲政刑以齊天下之民。苟焉爲無事而已也。必有禮樂以成之。禮行而天下無

違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違俗。故恭遜孝弟。行于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于昆蟲草木之細。至于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備。而無有可閒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乎刑名。見乎度數者。典之有司。著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衰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而能治。寓意于迹。迹修而意行。示教于物。物陳而教達。而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爲禮樂。豈以爲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于禮樂。既已誠之矣。操至誠無閒之心于內。則其動于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于外。外之所示。必能致之于物。故人望其齊莊恭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爲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于誠。不能逃也。立誠于此。物遭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物之出于誠。猶冰雪之消于火。火至矣而冰雪不消者。非冰雪能拒之也。其炎有不足故也。故誠薄于此。而求物之應。不可得也。誠至而物欲不從。亦不可得也。宗廟之閒。不恭而肅。墟墓之閒。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爲禮樂者。其心之于禮樂。既已判然爲兩矣。舉是物曰。此爲禮也。奏是音曰。此爲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威。夫禮之爲容。樂之爲聲。譬之人。則其形。譬之龍。則其象也。至誠以主之者。先王所以爲其神與威也。夫人不畏人之形。而畏人之神。不畏龍之象。而畏龍之威。神足

而畏威加焉。則何怪乎見者之變哉。內無至誠無閒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于操偶人象龍、而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故曰。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張弓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而知其爲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弓矢未改也。石猶是也。而一中二否者。所爲射之心不同故也。而衰世之士。方且區區于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完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愚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絃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者尙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昔者子思爲中庸之說。以導孔子之意。始之于天命之謂性。而其本一言以盡之曰誠而已。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而卒至于參天地。贊化育。夫君子爲善。豈以謂人以爲此善也。吾行之人以爲彼惡也。吾去之歟。其心之于善也。無有驅而納之者。忽然自至矣。于惡也。無有畏而劫之者。判然不爲矣。凡此者。吾心之于善誠好之。其于不善誠惡之故也。心誠之而無隙。則物不可得而閒。物不可得而閒。則心一。一心以格物。則物爲之動。物爲之動。則天地之遠。化育之微。鬼神之無形。陰陽之不測。吾從役之矣。故傳之所載。古之爲禮樂者。其能交鬼神。致異物。調寒燠而感動植者。非高論也。至誠之說曰。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禮樂之本。蓋出諸此而已矣。

至誠篇下

禮樂之壞數千百年而臣拳拳敢以至誠爲與禮樂之論而妄以其說獻陛下者誠見陛下有可以致先王至誠之道故也昔者子思之論至誠其說有二有自誠而明者天之道也學雖未博問雖未審而爲善之誠先立矣誠先立而資學以明善者謂之自誠而明可以爲善矣而未固也可以語道矣而未盡也博學而審問愼思而力行其心明乎善而無疑然後其誠立于中而無閒此之謂自明而誠故或始于學或終于學恭惟陛下睿智神聖過絕天下自明而誠者非陛下事也然臣竊見陛下克自勤勵好學而博覽內無聲色遊畋之嗜以敗沖和之心外無奇技異能之好以亂專一之慮樂善好士尊儒尚德陛下之于學其汲汲如此者豈非陛下有至誠之性于始而資學問之益于後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者哉夫操至誠上聖之性充而達之于禮樂此臣之所以拳拳不勝大願也故臣之愚伏願陛下照之以至明動之以篤誠使有司不以禮樂爲治國之故事先王之遺物時時陳之爲朝廷之一事耳爲禮于此者曰吾君非安于此也是爲容不得不設也作樂于此者曰吾君非樂聽此也是備物不得不用也有司且爲是說而況于庶民乎庶民有知也尚復不諭而況于動天地而感動植乎故使百姓以禮樂爲異觀而治國以禮樂爲綴旒者其始以不誠敗之故也夫陛下之于道德既誠矣不可閒矣盡萬物不可得而眩之矣夫禮樂者亦道德仁義之器耳充是心而達之于聖奚有難于此哉臣之所妄爲此說者蓋今朝廷禮樂之行上自士大夫下達于庶民未能感化動蕩如先王之時耳陛下將大明先王之禮以示天下齋莊之心乎則聖心拳拳若失不爲則不可以終日其意以謂吾之爲是非以備無故也陛下將大興先王之樂以除

去近世淫慢之音乎。則聖心確然誠樂乎此。而求吾之心其爲是非以爲好古設也。信篤于內。色見于外。則行是禮也。將有安之之誠。聽是音也。必有樂之之意。精神心術。與禮樂相和同而爲一。何施而不化。何動而不應哉。以陛下之至神。亦養之而已。夫誠之所存。見其效而莫知其故。臣以謂陛下之于禮樂。既已如此。則民之望陛下之車服。聞陛下之和鑾者。其心必與平日且異矣。夫惟使民觀陛下動作而其心與平日異焉。此所以有閒可入。而動盪其心之端也。夫磬者、器也。擊之者、物也。磬之聲、非其人之聲也。然聞者知其人魚、微物也。未嘗知音也。或聞琴而躍、何也。誠動其中。則無情之聲。知以其類爲應。物感其心。則至微之物。不待音而感。能通天子之至誠。而達于治世之禮樂。而民不化上之心者。臣未之聞也。自三代以來。先王之術不明。後世言治者。不過取給目前。以夫所謂贊化育。參天地。交無形而接不測。皆以謂高言無實之論。故臣願陛下充至誠于禮樂。久而不息。積而愈神。則凡先王之時。天地陰陽之應。難至不可得之報。凡教化之深微神妙者。將日至而月盛矣。臣嘗以謂漢之好禮樂者。莫如顯宗。其于禮樂之文者亦勤矣。而行之無其誠。不聞有至誠善學。如陛下之聖也。唐太宗有好學樂善之實。雖未明道德性命之理。其於至誠。則亦近矣。然無慨然撥去末習。比隆先王禮樂之意。伏惟陛下有至誠。而朝廷事事。必欲仰法堯、舜、三代之隆。此臣所以爲是說于今日也。

遠慮篇上

臣聞將享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涉天下之危害。將受天下之至安者。其初必受天下之至勞。夫大利至

安豈可以苟且安坐無事而得之哉是以聖人雖履危害而不畏當至勞而不厭堅忍強力痛自策勵必爲而不輟夫然後天下之大功立矣昔者漢武帝承文景積安之餘天下富實倉廩有餘人力盛強於是大舉以伐匈奴蓋深討窮追者二十餘年通西域闢朔方驅良馬勁卒精兵堅甲北向而爭窮荒之地費財傷民甘心而不悔大勝不滿其意而小挫未嘗不復夫武帝之心豈其止於好大樂夸而力犯天下之憂勞樂驅其士民而殺傷之哉蓋其心以謂匈奴之強非四夷之敵異日之患或在於此而吾之所遭遇中國富強盛衍可以有爲之時夫將摧萬里之強國以遺後世安樂無事之福豈可以安坐拱手不傷一民不費一矢而得之也夫使異日之所積僅足以償今日之費異日之安全僅足以補今日之損失猶將爲之而況費寸而得尺損尺而得尋哉蓋自武帝北征以來至宣帝之際匈奴之勢浸以消弱單于相率稽首來朝以平日抗禮之強敵而北面跪拜樂爲臣僕而不敢動蓋嘗讀西漢見呼韓邪單于始朝宣帝於渭上未嘗不臨卷竊嘆武帝之英才遠略過絕天下而使其國家享安榮之福而漢之強敵獨在匈奴單于入朝而稱臣則漢之威德旁暢遠達於是盡天下而無不爲臣矣嗚呼亦可謂盛也觀今之所獲而追計前時之事費損失者才幾何鉅故無勞於心不動乎身則百姓無富家無勤於民無事於敵天下無強國嗚呼淺夫末議猶以武帝爲好大樂夸之主傷財害民而不遵文景之恭儉其亦不思甚矣臣雖州縣之小臣不當妄議朝廷之大事而於意凜凜不能自休者竊以謂今日之强胡與漢之匈奴其何以異耶非獨其强盛之勢僅同而已臣則以謂過之矣何者漢之匈奴其盛未久方秦之亡楚漢角馳於中原

內患起而外禦廢。貪救目前。而無暇於遠略。是以匈奴休養生息。得成其强。至武帝之時。其盛近矣。且方是時。匈奴之所安。匈奴之俗也。而無慕於中國。今日之胡虜。豈特積歲之盛哉。而匈奴之衰。蓋嘗陵鑠上國。而澶淵之役。長驅中原。至勞萬乘之重。與之親。爲之結好通使。然而今北胡之所以衣冠居處。官名都邑。大抵皆有愛樂中原之心。其爲治盛極矣。而其患又豈特如武帝時也。夫端然安居。熟視不動。而邊鄙之上。不肯輕犯者。非不欲也。提兵而戰。勝敗未可知。終年而戰。所獲能幾何。孰與安坐不失。而終年之獲。皆良金精幣。何啻百戰之積。以謂重賂而果得其歡心者。臣不知其說也。夫武帝之時。匈奴之患。止於侵邊境。殺吏民而已。今也空內府之藏。損中國之力。而不免於傷威。重賂結歡。而未能保其無患。則其爲患。比之武帝之時加切矣。夫匈奴之盛。則加於武帝之時。而武帝之患。則未如今日之切。武帝猶憂勞勤苦。積累歲月。費財力而爲之。則今日之計。尙安得深畏目前之勤。而欲以苟且無事處之。而望至安大利之獲也。夫先王於危害。非樂履之也。其於勞費。非甘受之也。其樂無事而願安佚。豈與人異情哉。特其審利計害。深得事勢。雖欲不爲而不獲已、故也。臣聞之。太祖皇帝常積縑於內庫。曰。吾將一縑購一胡人首。而天錫陛下以勇智神武。英特果斷。神明燭照於幾微之表。則是天之所付。祖宗之所畀。實在陛下。而臣觀北虜今日之勢。故爲遠慮之說。伏惟陛下念之。其詳者。臣未敢焉。

遠慮篇下

臣竊以謂今將制匈奴。未可以遽戰。當如吳起之取闔閭。音之取孫皓。擇將帥之可屬以范蠡、羊祜之事

者而專委之。陰謀密計。潛潰其心腹。爲一戰可滅之計。而其深微有未可遽論者。而臣竊謂潰其心腹矣。而手足肘臂之助。猶當爲之經制也。臣聞之夷狄之俗。弱不恥受役於强。小不恥見用於大。其勢末能遽衰。且今匈奴之國。何異冒頓始畢之時。其所以臣屬羈人而賴其用者。亦宜不止一二而已。西有西域。東有東夷。其姻婭之所親。金帛之所悅。如漢之匈奴。所謂奴僕校尉者。計亦有之矣。故臣敢有四說。一曰。金幣以奪其所臣屬之族。昔者烏孫之初。未甚樂漢也。其後貪得漢物。而見漢之强大。乃始自貳於匈奴。烏孫、大國也。而猶如是。而況於小族弱强哉。臣以謂宜得如張騫之徒。果敢強立奮命遠使者。稍稍致命於西北之遠邦。少貴而勿厭。而啗之以厚利。而邀至於漢。宜有服從之心。此離小國之術也。二曰。兵威侵討。以壞其援助。匈奴之傍國。比之漢唐。則其名號遷徙不一。亦常有兵精地少。爲之聲援者。臣以謂宜得如李廣利之徒。勇敢不顧。投身萬里之外。不畏萬死一生之計者。數出以困其國。使其南向而備中國。則兵力分而不專。此破其援助之術也。三曰。審據要害而離其交。蓋武帝既通西域。初築酒泉以塞羌胡之道。其後又建張掖、武威、燉煌。以據要害。堅城精甲。壓其裘領。而使之不得動。今誠能按圖審實。知其咽喉。或以戰取。或以謀致。而使一將積精兵萬人。强弩利戰以守之。使之欲交而不能得。此破其交之道也。四曰。游說反間以幣其力。夫匈奴之與國。誠得而通之。而後使談夫辨士。陰誘以利。而游於其閒。或搆其隙而鬬其兵。或疑其心而敗其約。此四策者。雖古人之所嘗試。然後之人欲爲之者。未見其能出此也。恭惟陛下聖神英武。受天命以爲四方萬里之主。稱陛下之威神聖德。則盡天地四方之所及。堯、舜、三代之所

不能服者悉得而臣之臣尙以爲未足也然河隴之地玉關之東漢唐盛時幾西之民也今也中國視之如敵國矣況漢都護之所治哉幽燕之地先王諸侯之所封而唐節度之所治也今也匈奴視之如其民矣況能銘燕然臨瀚海哉夫以蓋天地四方之威而兩隅之地乃不能如其欲是豈理之所當然此臣之所以深憤痛惜而又謂天將以資陛下立英偉不世之大功也惟留神熟計之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八

議

用民篇

國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今夫供天子之役者。天下之民。供一國之役者。一國之民也。不于民而役之。則將孰取以爲役。臣未聞將辦天下之大事。不責于天下之民。而判然又有供役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常以教勤天下之民。使各效其力。而給吾之用。大爲之戰鬬。次爲之力役。至于會聚召集。飲饗田獵。大呼則大至。小召則小應。進退往反。惟所欲爲。而無有違拂沮閼于前者。是以國强而天下莫能窺。先王之道既徹。諸侯爭强征伐四出。莫能有以相勝。而管仲獨明其故。于是相桓公以行其術。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二十鄉。五人而爲軌。則五人之長也。十軌而爲里。則五十人之帥也。四里爲連。則二百人之帥也。十里爲鄉。則二千人之將也。公帥十有一鄉。而高子國子各帥其五。于是有中國之鼓。有高子國子之鼓。授之以政令。閱之以蒐狩。厲之以賞罰。舉齊國之民。無不爲齊國用者。提兵而鼓之。三方之衆如一人。三軍之情如一家。此桓公所以横行天下。徜徉四方。而霸諸侯。諸侯之國既亡。裂爲戰國。而未知所定。商鞅獨明其故。而相秦孝公。于是什伍秦國之民。而使之相教。告奸者賞之如斬敵。匿奸與不告者誅。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爵軍功止私鬬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者收爲孥鋤去怠惰驕慢之心而振作功名勇敢之意于是全秦之民踴躍奮迅人自爲戰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開關東向而天下無敵夫齊秦之君所以得志于天下兵强地大而莫敢抗者無他說也彼惟能用其民故也方是時南有楚有晉西有秦兵民土壤未必不如桓公也三晉之戎馬荆郢之精兵負海之魚鹽未必不如秦也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命出而不敢抗亦非有他說也彼惟不能用其民故也故曰能用其民者强不能用其民者弱夫君者、乘車者也民者爲車與馬而載君以行者也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步驟進退惟乘者之爲聽夫如是、則車之利可愛也乘者欲止而轍不順奔蹄傾側與人異向則曾不如徒行大獲車馬之利而後爲齊、秦惟其有車馬而曾不如徒行此諸侯之所以折而入于齊秦也伏惟陛下獨立千載積弊之後而奮張三代知遠之圖深見先王之用心而善操强國之大柄故立保甲之法以什伍其民自五家之小保而爲二十五家之大保自二十五家之大保而爲二百五十家之都保此誠先王所以親比其民而使歡欣相保憂患相卹無事使相師有事使相用之道而管仲、衞鞅祖述之所自出者也如前所謂用民者陛下既行之矣臣猶敢爲是說者以謂今保甲之政尚有詳略之殊臣欲繕其或闕而責其未周提天下之全威以制四夷而後爲足也臣竊見今天下保甲行伍之法惟王畿與五路備邊之地而已練習教戒可用以操兵自是而往亦少略矣今若使天下保甲盡如五路備邊之地番休教習則用或未息而臣獨以謂今所謂都保、大保、小保之正長則其制當以加詳也夫率五人而爲之長必其所長過夫五人自是上至于二

百五十人之長。則必智足帥是二百五十人者。而後責以帥屬可立法。而設正長非不使選擇而後補也。然都邑或未能悉如國家之意。夫一無所長而强校之名。則受侮遭譴之不暇。而況能帥糾其屬歟。故臣欲令自小保大保之長。與都副保正。有闕有事。召其屬之人而躬擇之。或其智可以辦事。其武足以驅盜。而後授之。臣又欲令提點刑獄之官。每歲一按所部。期諸保之長。使各集所近之地而閱之。其尤不如法者。大率十人已上。則令佐爲有罪。如是則擇之當加審。夫擇之得宜。則正長之名不濫。而率屬糾衆之責有司有以責之矣。今日畿內五路之外。保甲之非近邊者。雖不使之悉操兵。所謂正長者。既擇則授之。授之之際。必使之具弓矢。且曰。將使爾防所部之盜也。夫徒有弓矢而不知所用。猶無之也。故臣以謂既使具弓矢而後告之曰。歲終吾將閱之。臣欲以每歲之仲冬。農事既閒。而令尉合本部之正長而大閱之。略爲具賞。以旌其技之能者。而鞭其尤無良者。每歲一試。著爲定令。夫野人之情。易以勸沮。動而難以言語諭。其視上之所抑揚而尤以爲榮辱。夫使之榮辱于吾之勸沮。雖不力教之有司。而私家之習。亦宜勉勵而歲一閱之。又獨任其正長。則民固不勞。而于事未有費也。大抵正長二歲而一更。如是而行之。則歲久民皆足以執弓矢。深山江湖之盜。操刀于村落而不忌者何也。知民之不習武故也。一鄉之衆。有善射者十夫。則盜且不敢發。況皆可用之民乎。而議者以擾爲說。則先王之時。一年而從事于畋者四。其聞金鼓以振作。從車馬以馳逐者。皆平日塗手沾足于田畝之民也。後世兵農分。而後有專于農。有專于戰者。然則謂後世爲使民。而先王爲擾民。可乎。四方萬里之外。無一夫不爲吾用。而提天下之全威。以臨四偶。而

後先王用民之效見矣。

廣才篇

臣聞天下之事無窮。先王應之以無窮之才。故事起而不患無人。雖然。先王能使其人才不窮者。豈徒恃吾養之使成。求之使至哉。所恃者。能養能求。而又能察。使賢者畢用而無遺也。三代之時。養才備矣。求之之道亦至矣。然天子朝夕既與其公卿大夫相與議論于朝廷之上。以深知其才之所長。公朝之事既退。而燕私之所親。左右之臣僕。階陛之贊御。下至宰夫圉人。莫非用天下之士。而不聞有宂賤。下思不在此數之人。其故何也。先王將以廣察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長短。故公卿大夫有闕焉。則或于此取之。其磊落奇偉之士。往往因此而得自達于上。有事而用。則非特取于薦者一時之言。而求辨于保任之責。此先王所以使人才供吾用而不窮者也。臣嘗見西漢之時。外則有州郡之常選。內則有天子非常之舉。其求才之道備矣。然獨武帝號爲知人。其將帥如衞青、霍去病。委任大事如霍光、金日磾。是數人者。或起于近習。或拔于階闥。當是時。天子之左右賤役。下至于戲玩廝養之臣。莫不有可用之才。雖獸圈嗇夫。養馬牧羊。皆能立功名于時者。何也。武帝引天下之士與之同居于禁闥之中。故凡起居動靜之所役使。悉用天下之士。朝夕之所熟。耳目之所審。故其器能才技。悉簡于上心。是以事至變起。則卒然拔取于微賤無聞之中。駭笑者未定。而武帝之心。固已了然知其必濟吾事矣。此英主之要道也。嗚呼。武帝之初。宿將大臣既盡。而一時新進。皆足以辨事。而武帝之所選。蓋終武帝之世。猶用之而未盡也。故人君之用才。猶獵

夫之用矢。獵夫操弓而游于山。前虎兕而後豺狼。獵夫安然而不憂者、何也。箙中之矢。未有盡也。一矢之力盡。則一矢繼之矣。以不可窮之矢。當不遽斃之獸。而後能有獲而免於害。如獸未盡而矢遽窮。取辦于一發。而後莫知所繼。如是而能獵者。未之有也。故人君急於察才。而獵夫急于聚矢。伏惟陛下奮中興之遠圖。而上察衰季之弊陋。□□□□□□進外有學校三舍武學。以養天下之英豪。而三年一進。多士坌進。授命于庭而入官者。宜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子孫世祿者。亦不可勝數。養之使有成。來之能無壅者。雖三代亦蔑有加之矣。然自陛下造起太平。趨事赴功。能悉如陛下之意。委曲周旋。不使陛下勞心于中者幾人乎。甚者邊境師旅之際。攻城能克。得地能守。遇敵能摧。乘閒能擣。以奉揚陛下之威神于萬里絕漠之外者。又幾人也。臣誠不佞。不敢妄論其餘。臣以爲今之所尤少者。將帥之臣也。夫三代兩漢之盛時。天下之人。亦今之人也。其養之取之之術。雖少有異同。然大抵亦今之道也。何獨今之士大夫而有乏人之嘆哉。臣知其不然矣。而臣之私意。竊以謂養之厚矣。求之廣矣。而所以觀察之路。尤當廣之耳。臣不敢億料朝廷之事。然竊以謂陛下之所深知者。莫如輔弼侍從之臣。其次莫如邊鄙之將帥。又其次莫如諸路之監司。臺寺學校之長。要州劇郡之守。過是三者。則朝廷未有察之之端。而小臣末官。無路自達于上。夫向之所謂三者。其人之數。能幾何也。而小臣末官。常僚冗列。乃不可勝數。於不可勝數之中。其所遺者。臣疑其亦不可勝數也。夫監司之保任三年而爲縣令。七考而爲京官者。未足以察小臣也。或出于請托。或出于私恩。況于所謂監司者。或未足以知人。淺夫各挾所好。投類而進。何者不有。此其不足恃也、審矣。

故臣願朝廷略取漢家之制。直廬殿中。執戟階陛。與門扃階闥之役。左右僕從之細。頗選天下之士。或以德行。或以吏事。或以文學。或以辨說。外使薦之監司。內使舉之公卿。考察精審而後授之。使得從游幸。備顧問。分所掌而多爲之員。庶乎天下之賢士。得進于天子之前。而陛下察才觀能之路。亦已漸及于下。一人之仕限三年。設授仕者五十人。三年而一易。則且計十年之中。大率小臣之才能。歷于視聽者。已百餘人。自是而積之。將不可勝數。使雖未得過人之能。然才足以補朝廷。智足以乘保塞。亦宜稍稍而出矣。非獨如是也。不以左右之薦論而出于陛下之考察。則請托消而私恩不歸于下。而公選出于天子。則朋比蔽欺之患絕。此亦天下之善計也。或者不過以爲省閣之禁密。左右之親近。不當使外人處之。臣則以爲當分直列職。嚴爲法禁。一切禁其公謁慶弔之路。而使內臣武官錯居以相察。則亦無不可者。苟以爲不信而疑之歟。則君子小人。隨類而有內外一也。

擇將篇上

將主于智而勇爲下。智之必有勇。勇之不必智。智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立軍于此。則智者上而勇者下。蓋將軍拱手而不能射。無害也。戰士之箭不穿札。則斥之矣。用衆于此。則智者謀而勇者行。譬之人身。手足之爲力者。搏擊于前。耳目爲之觀聽者。夫何事于動作也。故曰。將主于智而勇爲下。今夫天下之將。其智足以觀成敗。審彼我。術足以役百萬之衆。而無疑于胸中。則其遇敵之隙。有不能襲而見我之利。有不能動者耶。夫疑畏不勇。見害而不能避。見利而不敢赴者。必于利害不明故也。使其視利害如平日之白

黑則變至于前有不能爲之應者乎天下固有氣淩三軍而才不足以治一邑勇陷萬夫而術不足以守一壘故曰智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智童子出令而不失則豪奴悍僕趨于堂下鵰鶚之力未必不能制人也然人實用之未聞鵰鶚之能制人也故曰智者能使勇勇者不能使智所謂擇將者非擇勇也將以擇智也一鄉之人銖銖而程其力則必得一人焉力足以雄一鄉夫力足雄一鄉則一鄉之勇人也是故天下不患乎無勇夫至于一鄉之中求一人焉智足師一鄉使之順令從教畏而不敢議則百鄉之中未有一人蓋千室之邑必有令萬室之郡必有守天下固郡邑十數而無一賢守令者矣有一人焉而況乎付以百萬之衆而臨仇怨之敵決成敗可否于俄頃之勝負者何啻求之百鄉之中而未有一人雖半天下未必有也故智常難得如是則勇者有所不必擇而智者不可一日而不求雖然天下之智將非徒如是也蓋知之至難用之爲尤難何者萬人之衆至多也欲程其勇乎合圍而畋虎豹與乎前熊羆勃乎左祖裼徒搏大呼直前而不畏者必勇于黨者也畏縮而不敢先與夫隨衆而進退者其常材也夫終日而畋則萬夫勇佹吾能數之矣故勇者易知夫般倕之巧于斲室也非巧于斧斤也百匠斲木而成屋般倕傍睨而杜口則誰知般倕之智過于百匠哉使般倕雖爲之言然授之斧斤而不能運遣之斲削而不能工則信般倕之爲巧者蓋百人未有一人也故智者常難知昔辛武賢爲漢宣帝畫伐先零之策宣帝不終朝而從之趙充國智將也爲之陳屯田之計謀已審矣宣帝反覆詰難督使進取非充國之堅守不顧則其說幾不行其後充國之計已效而武賢之計與充國之策終兩用之夫何其勁勁不忍棄于進取之

武賢而黽勉不獲已于持重之充國也。蓋人君樂用勇將而不快于用智將。非獨人君于將爲然也。凡人之情皆然。一家而有二子焉。一力農一爲商。爲商者冒山險涉江湖征利而不顧其身。不終年而獲千金。力農者終歲勤力安居不出。非大豐多收則終歲之入不足以爲喜。故人之父母未有不快爲商之千金而以終歲常安之人爲庸庸也。冒險而商者勇將也。勤力務農者智將也。故勇將常以樂用而不遺。智將常以不快而遭廢。雖然一日覆舟敗車而不能反。使家失壯子。忽喪其千金之積者。必行商者也。力耕而不廢竭力而不失。歷年而積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故不計其後日之患。則不能勝其初用之喜。故用智將之爲尤難。夫知人之明。各得諸心而不能以自言。則夫將求之智者之心。是宜不可以言語達而明者或逆得之于心。然大率臨事不亂。慮事不遺。治繁多而力有餘。更變故而術不窮者。必智也。夫無遺事固與鹵莽者異形。而無亂志固與狠狷者殊觀。力不足者自不能爲有餘。而術易竭者。豈可使不窮則其迹又有較然必見于外而易別者。此亦覩智者之一道也。夫決萬全之生死。事之至危者也。謀人之國都。技之至難者也。事至危者非先有至安之地。則不可動。技至難者非先得至易之術。則不可行。二者非要以持久。則至安至易之道。不可以遽得。故人君于此必有堅忍不拔之心。小挫不足以敗成計。而小勝不足以易至謀。以吾從容勿迫之心。要于必成之地者。用智者之道也。

擇將篇下

前之所論者。智將勇將之輕重矣。試更言智與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戰深入。致死不顧者。莫如衞

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爲攻戰。不爲不多。當其出也。必有所俘斬。計兩人之出。殺掠不知其幾何。則其爲捕虜。不爲不至。如史之所載。元狩四年兩軍之討匈奴者。出塞之馬十有四萬。比其返也。存者三萬而已。自是推之。則士卒之耗。鎧甲之亡。而貨財輜費。所以振贍三軍者。自始至終。幾不可計矣。則其爲用財。不爲不厚。夫攻戰如此之多。捕虜如此其衆。而用財如此之廣。則雖盡得匈奴之國。繫單于而獻之闕下。不足多怪。而二將之功。止于俘斬獲掠。而不能大有所經制。僅能築區區之朔方。降懼詠之渾邪而已。愚嘗論漢匈奴之盛。與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遠也。然冒頓之盛。嘗一至晉陽。自是而後。侵盜邊境。殺掠吏民。則有之矣。不聞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驚近匈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來。侵邊境。殺吏民者。乃其所常患。太宗之威强。與李靖、李勣之勇智。而頡利長驅中原。至犯天下都邑。蓋嘗一至渭橋。與太宗隔水而陣。則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則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騎出惡陽嶺。擣其不意。而破壞其腹心。一戰而復定襄。即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頡利。當是時。俘獲之衆。尚千萬計。則頡利之勢。亦未至于甚弱。然復定襄。常安之地。踰陰山。絕大漠。唐遂以無突厥之患。夫匈奴于漢。未大甚也。何衛、霍廢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財歷時之久。而所得之效。至于斥地數郡。得一降將。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費財如此之簡。而歷時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積强之突厥。至覆其國而虜其君。嗚呼。何其所遇之敵則同。而用力之勞逸。與成功之巨細異耶。蓋衛、霍勇將也。知戰而已。不足于謀。李靖、智將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知戰而已。則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謀也。所以數出而少功。謀與戰二者無所不可。則當其戰

也。非苟勝而已。謀定虜中。斬一夫如得萬夫。破一陣如陷萬陣。搗其要害。中其危病。則用力少而爲功多者。固無足怪。夫戰有時。動有機。因其時、敵不能支。乘其機、敵不暇思。夫衛、霍、豈足與言時與機之動哉。直戰而已矣。彼其失時與機而猶能勝者。特出于其勇。使無勇則敗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戰而已。提兵再戰而收衛、霍百戰之效者。乘時趨機。而不獨取辦于戰、故也。而或者以謂衛、霍當匈奴之盛。而靖當突厥之饑。謹。如武帝之深入窮追。歷歲之久。其蹂踐焚蕩之所殘。孕重墮殰之所失。叛降離貳之所分。雨雪饑饉之所困。不可勝計。單于乃更思和親之利。則其國亦嘗衰矣。以謂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渡漠。蓋嘗一對單于而不能得。蘇建失軍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渾邪。至戮八千人。而常乘大軍。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測之匈奴。而不遇其軍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渾邪。何獨倚斬艾之威。蓋已危矣。至于不戮蘇建而棄大軍。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衛、霍勇將而已。夫用勇將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費歷時而少大功。用智將者。雖滯于伺待。然費輕省戰而收奇功。可見矣。蓋宣帝之時。先零擾亂。而趙充國嘆曰。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而丞相御史乃用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吾嘗謂耿中丞積粟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今所積纔四十萬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爲不順。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賢乃始區區于力征深入。以謂足以制敵。嗚呼。智將之收功者。常在于未兆之前。而勇將之成敗。乃在于勝負之後。則夫勇將之功。是智將之所遺。而智將之設施。勇將終身由之而不悟也。彼衛、霍者。勇將之尤者。而猶如此。況其下者乎。

審戰篇

臣嘗輕項梁教項籍以兵法。籍略通其意。不肯卒學。而漢武欲教霍去病以孫、吳。去病曰。願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其後籍與高祖角馳于中原。將諸侯之兵。入關定秦。遂伯天下。而去病之方略。雖不足稱。然將輕銳之卒。入不測之虜。轉鬬千里。踰險阻。陟荒絕。而未嘗失。此亦必有以過人者。又嘗怪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將帥自許者。則嘗竊疑之。以謂用兵者。果無事于古人之緒餘。而一切自己出也。雖然。天下之事。豈有不學而自得者哉。況夫兵者。其術亦多矣。是豈可以私意妄作而徼勝也。蓋思之至而後知其故。古之善戰者。不必學。非不學也。不學其言而已。若夫昔人之意。則既得之矣。故史稱項籍曰。略知其意。又不肯學。嗚呼。豈有知其美而不盡嬰哉。故不肯學者。非不學也。一得其意通之足矣。後之言兵者。皆傳昔人之言者。宜昔人之言有窮。而用兵之變無極。不能泮然盡悟昔人之心。而徒欲以有窮之言。而待無極之變。嗚呼。不終日而言已窮矣。弈人之教弈也。操圖置勢。以教不能。非使學者之不少變也。要以寓其巧于是。使學者因是得吾巧耳。故善學者。充其巧而遺其迹。乃欲操一定不移之勢。而無顧于敵者之情。則亦敗而已矣。故以謂用兵而不學者。不可與言兵。而必膠于古人之迹者。亦不足用兵。居學與不學之間。而通古人之意。而悟其致巧之妙者。天下之善戰者也。嘗試論之。戰之術多矣。有事不可而時可者。昔者高祖與項籍分天下而半居之。陳平、張良爲之一言。卷甲逐楚。不顧敗亡。而滅籍于垓下。夫千里而逐利。又犯强敵。兵之所甚忌也。而高祖不顧者。何也。項籍有可亡之時。而所犯之忌。

不足以害之、故也。是之謂事不可而時可者也。有事不可而人可者。韓信提兵于井陘。客戰遠鬬。不虞趙之絕其喉。殿兵而納其鬬中。夫遠鬬而士無宿糧。敵險而輕犯者。敗之道也。而信不顧者、何也。知趙之愚將不足以知此。雖示之以吾所忌而不能察、故也。此之謂事不可而人可者。唐太宗以氣勝頡利于國都之中。而李靖勤兵于北邊。腹背而束之。則頡利之中可以徒手而就縛。然太宗有必勝之勢。不肯少動。與之盟而安歸之者、何也。夫頡利之困。未能一敗而覆之。不能無慮于後。則不若徐養而伺其變。此之謂事可而時不可者。以苻堅之强。而東晉之陵遲。江左之卑陋。關中之富强。而王猛不肯南下而窺晉者、何也。晉之人弱矣。而我之勢非有深根不拔之固。悉衆遠鬬。而國無至安之勢。則外勝不足以紓內禍。故苻堅不聽而秦亡。此之謂人可而時不可者。故當其可也。微害小禍不顧而必爲。當其不可也。敵有大利而不敢動。凡此四者。蓋略矣。昔之爲書教後世以兵者。于此四者豈可以言盡哉。設將言之。是猶談西子之美者也。言西子者。能言其美而已。所以爲美者。豈能發之以言。而使後世因吾言而遂見西子也哉。言之不足恃也如此。而後世不務求昔人之意。或則廢而不學。或則學而不捨。夫廢而不學。是未嘗知有西子之美者也。學而不捨。是欲因昔人之言而見西子者也。何怪乎不足以言兵乎。蓋魏武號爲深明孫子。而爲之解說。最爲簡略。彼以謂孫子之意言雖多。可以盡之耶。姑開其端可也。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九

議

力政篇

臣嘗患今之士大夫好言三代治安之世而不究其所以治安之端退而視其所爲則亦汗漫而不以有成夫亦思之不熟矣世之營居者莫不欲善居完室順寒燠燥濕之宜而可樂也將爲是乎則一家之居集衆室而成者也一室之中集衆物而成者也物之用集衆用而成者也試舉其一焉將爲善室乎則必得善木將治木乎則必有善之器惡則不足以治木將求善牖乎則自衆用而集之無一不善而後牖可善也將求善室乎則猶治牖也自衆物而積之亦無一物不善而後爲善室將求善居乎亦猶治室也無一室不善而後爲善居天下之勢何以異此一民之家譬之則一牖也一國之地譬之則一室也萬國而爲天下譬之則一居也故將求一居之無不善則必始于一牖之得人將求天下之無不治則必始于一家之得所一家無不得其所家家而召之而後一國皆得所一國無不得其所國國而積之而後天下莫不得其所此三代之所平治而仁人君子之所以盡心竭力而不辭安得慢然徒知其安平之可樂而不究其所以哉蓋召公聽男女之陰訟而舍于棠下而孟子仁義教時君而其本乃在雞豚狗彘山林魚鼈

耕桑里閭之事。足五畝之宅所用耳。夫召公爲天子之大臣。中分天下而治之。而治事臨務。至出于草野田畝草木之閒。而王者之政。至于雞豚狗彘之畜。莫不謹書。宜若不知體而可一概用矣。然古人惟不敢遺一人。故能康一家。不敢遺一家。故能王一國。嘗讀西漢書。見循吏傳。如美宣召信臣之徒。其治郡邑。事無大小。一一立法。曲有制度。莫不便利。而至于躬行田野。不少休息。決水疏田。立爲表制。錙銖尺寸。咸有次第。未嘗不愛其知爲政之理。而竭力勤事。而至誠愛其民也。故生有顯名。沒有祠祀。使天下之守皆如此乎。安有不治之憂。而臣見今守令之不肯力政而勤求也。今之爲令者。比之守差勤矣。然天下訟獄無受賕之奸。催科無後期之責。偃然高枕曰。吾事辦矣。田不問。桑不植。溝洫不開。林木不充。疾病不養。鰥寡無告。問之且不知。何暇責其治之乎。爲守則又失矣。言公平付之有司。吾待其成言出納付之有司。吾責其慢。舍是則晏安佚樂。要賓客之歡。而求聲名。結利勢之援。而舉世家。一鄉有不治。一邑有不安。問之且不能言。而又何暇責其治之乎。其原在乎輕小事。遺微利。怠慢安佚。而不肯力政故也。向者臣見朝廷取種植之法。以下郡邑。誠有其意矣。然臣以謂政事之在民。其委曲者。非特桑而已。今將事事立法。則恐文書可行。而病于報覆。不若時命監司之按郡國者。若今監司。不治方里之外。又嘗察見其田野溝瀆之種植畜牧。凡民之細務。以其治否。爲守令之賞罰。則不獨入其國。而又當行其野。不獨觀其政。又當令其俗舉其善之有成者而賞一人。痛責其尤無良者一人。以懲勸之。則田畝里閭之間。事宜不待令而上已爲之。使守令不一一爲法。而法固已立矣。此非臣之私分也。先王之巡狩而考諸侯之治否。入其方土也。問

曰予治者有慶而土地荒蕪遺老失賢者則先王以不治罰之彼治者蓋亦知此而已故將推力政之公必始于守令而後有成焉

衣冠篇

自陛下卽位以至于今上自朝廷下及里閭事無大小一切務以法度從學而消去積習簡慢之俗其爲法詳矣然上自乘輿公卿大夫而下及士庶人衣冠車服之制獨未爲之別以明辨上下等威而消去天下奢侈僭上之心而朝廷將示榮辱勸沮之意于下宜莫深于此者此臣之所以謂當在百度之一而以法律從事也夫三代盛時衣冠弁冕佩玉之制學者皆能道之而世亦以謂陳爛之言厭聞之矣臣不復一一以言而今所大患者軍旅之長武力之臣技術之官其冠服與公卿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府史胥徒之冠服豪民大賈之車馬與縣令刺史之所以異者幾何哉古者尊卑共朝貴賤聚享不問而知其官不察而知其別今也貴賤錯陳上下共處而冠服一概雖略有所別然不問不知其官不察不知其別蓋今所謂緋紫之假綬者與府史小吏之所服何以異哉其弊久矣非今日之積也而改之未有害也而其難于改者蓋有二說焉言者曰隋唐之餘制不足法也將遂行三代衣冠之制三代之法詳細委密不盡知驟而施之顚倒且不能辨況通其意乎一佩而聯衆玉一車而駕四馬今之士大夫不能是也故其說格而不行臣知言者之未之思也夫三代之爲冠非上世無冠而先王首爲之也三代之爲車亦非上世無車而先王自造之也先民之免于巢居而穴處也久矣其不被髮而處徒步而行也亦久矣先王能因其

有冠、而加以尊卑之制。因其有車、而立之上下之等。而世之不復三代之衣冠車服也。久矣。其不能佩玉而趨。四馬而駕也。亦久矣。見被髮而後冠。恥徒步而作車哉。先王因民之所用而遂文之。則今之衣冠車服而爲之尊卑上下之別。不亦可乎。使先王而出于今。亦且因之矣。何能必師其既陳之餘迹。而不師其因民而爲制也。說者又曰。今之服。大抵南北之餘制。隋唐以來。習行至今。驟而爲之別。則民望之將驚駭以爲笑。臣則謂之曰。自穴居野處而爲車服。以堯之簡質。而虞舜作服。夏之忠也。衣冠車服。非舜之時也。商之質。周之文。其衣冠車服。又再易矣。自是以來。其錯亂誤舛。展轉而相變。以至于今。則凡幾驚駭而爲笑矣。今之衣冠車服。自生民以來有之乎。則憂其驚駭而爲笑可也。如其初。未免乎嘗駭笑也。則何獨至于今而始憂乎。此俚優家人之論。而不可以施于廟堂之議。故臣願陛下詔有司。取今車服之制。上自公卿大夫。而下達于士庶人。與胥吏工商之徒。皆因今之物。而稍爲之別。使不至于相亂而不可辨。則亦嚴等威定民志之大端也。或者猶操前說而論難。則臣既能詰之矣。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達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培壅將使爲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斃矣。然人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

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閒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繇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譎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閒之以不肖。至於近來。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於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盡性論上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判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爲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

遷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爲王者之事故足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爲禮樂小之爲政刑所以鼓衆動名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通盛德之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己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務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爲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不起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豈能强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闇蔽不照之累天之全授於我者全得之而已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爲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爲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爲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强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涉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觀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爲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强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爲性善之說。其有救乎萬世之變。而非性之至論也。楊子曰。善惡渾。楊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己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亦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繇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爲下愚。所以爲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弊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由之兼人。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不盡者矣。譬之醫也。不

盡知天下之善藥。則其治疾也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孔光論

昔者聖人所以惡夫鄉原者何也。夫天下之道。君子小人而已。使是二者灼然無有殽亂於其間。不啻若白黑之易明。則人誰不欲用君子而黜小人哉。惟其有冒於其間。則使君子小人之別不明。而後有欲得君子而得小人。欲取善而得惡者。敗世生亂。往往出此。且亂君子小人之別者。非鄉原其誰哉。於君子小人之間。包小人之實而冒君子之利者。鄉原也。予嘗觀漢成哀之間。舉賢孔光。嗟夫光鄉原之雄也。王嘉之忠蓋竭節事君不欺。與夫董賢之嬖幸敗政。漢之婦人孺子皆知之也。哀帝怒王嘉。思有以殺之。光從而奏曰。嘉迷國不道。哀帝欲重董賢。使見光。光從而厚禮之。身爲三公。不敢以賓客見君之弄臣。是二者賢者之所爲歟。姦者之所爲歟。以爲賢歟。則畏君之威而殺賢人。明知君子之及禍而身擠之。說君之意而諂奉嬖幸之賊人者。不廢爲賢也。則天下亦少矣。以謂姦歟。則世之賢之者何也。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知足以欺人。姦足以容身。彌縫其惡。使人窺之也難。故常冒天下之美名而獲君子之利。使光能力救王嘉之禍。而深折董賢之盛。哀帝未必不少悟。事未必不少止。相哀帝之昏愚。而啄喪漢氏者。非光歟。智如王嘉。猶賢孔光。鄉原之足以欺世也如此。此聖人知所以深絕之也。予觀西漢之俗。其公卿大夫。與世之學者。不恥賤事。用心不侈。其迹或若鄙。而人多可用之才。趨事赴功。往往有成。晉人之俗。高簡

浮虛公卿大夫皆足以美觀望使人尊之而臨事無實赴功無成譬如冠冕黼黻以被土偶望之若可畏屋壞梁傾爛爲塗泥是果何益哉或問其故張子曰天下之俗尚實責功則人心不侈不差賤事天下尚名則人自尊大而無實材六國分裂諸侯並爭愚者思保家免禍賢者思趨時立功以取富貴人心豈容高談于其間哉是以舉世尚實子不見六國馳說之士乎度量時君如弄嬰孩窺察成敗如觀目前皆有奇才異能後世莫及何則尚實之至實技乃出日斷月練異能乃見秦世無文人心自危劉項並爭智者交馳勇者効力辨者奮舌至於西漢六國尚實之餘習也故西漢之俗多人才東漢之衰下傲其上憤世嫉邪名譽可尊相夸成風黨與交興士不考實以名相矜當時之時與世尚名三國短世餘習不絕雄如曹操猶問許劭皆武治平士無勤勞故天下之人求爲美觀而不究行事譬之如敗梁汚壁而被以綺繡臨事輒敗亦宜乎此則東漢尚名之餘習也或曰先王有作則於名實何取焉張子曰先王隆實而名從之名不孤行實著乃興先王崇之以激世勵俗故曰名譽以崇之未有無實而有名者也或曰不幸而失則何如張子曰甯失於實無失於名漢以實强晉以名衰豈不明哉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

說

說道

昔者聖人之神智固以獨立于萬物之上而無與爲侶然其應物之迹與夫輔世之術何其夷易而可遵著明而易見也今夫所謂仁者道之一而非其全也然自孔子不敢當而夫子歷談其門人如子貢子路之高弟皆不得與獨一顏淵庶幾不違而已仁之爲名有實其動有迹聖人難之如此而況所謂道者乎是何也道之爲名無實其動無迹周萬物之用而無定名循萬物之變而無定形聖人之所獨得之于心而人不與知焉其爲物也君子之所難至而小人可以爲資夫惟君子之所難至故以顏子之德而猶有所試夫惟小人可以爲資也是故君子愼之而不敢少肆于形器之外以至仁伐至不仁天子之所謂順也而伯夷非之夫伯夷有見于君臣而無見于仁不仁之變也立賢而舍不肖則能安其國家而季子辭之夫季子有見于嫡庶之分而無見于國家安危之權也夫伯夷季子天下之豪傑也其智非不足以有知于君臣嫡庶之外也而守之至死而不敢踰何也夫君臣嫡庶天下之大分也違天下之大分者謂之亂敢任天下之亂而卒不違其正惟有道者能之二子之智不能了然于此而無疑也則甯其一以無失

天下之常。故道者君子之所難。夫以臣伐君之爲不可也。而時伐之。以庶易嫡之爲不可也。而時易之。是道也、聖人之所以破天下之常安而湯、武、王季之所以爲聖。而世之奸凶所資之以爲僭亂者也。天下之小人。其心常樂于放肆而無法。聖人憂之。故一飲食。一衣服。嗢歠步趨。裾領佩帶。恐乎不敢自便。使天下守之。如畏父母。彼惟視天下如揉强服猛。一夕解殺。則起而爲亂。故恐懼而不敢肆。如此。乃欲一決隄壞防。闢戶徹閾而示之以無所不可。曰此爲道也。則天下幾何而其君臣父子之不相保也。故曰小人可以爲資。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世之中人。使之守官。則天下常治。而豪傑之士。使之由道。則或失之。中庸之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時中者。道之權也。而小人之無忌憚。乃欲自冒乎君子之權。則小人者。可以一日而啓其自便之意哉。且君子之所謂仁義者。非謂其知仁義而已也。必曰能行焉。故仁義責之于躬行。至于道。則曰。志于道而已。彼惟其未可以躬行也。亦竊有志焉可也。自周衰以來。老聃、莊周。始以其說暴于天下。彼惟不見聖人之用心。故以其所知。取高于世。自是以來。天下學者。棄常而守變。忽事而貴理也。久矣。而不知夫將盡天下之變者。必通天下之常。將順天下之理者。必通天下之事。夫聖人所以難夫道而不以示人者。其心非外之也。非絕其途。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至也。吾明至顯之迹。使天下由之。君子爲之無難。而小人無所恃以爲亂者。又非特如是而止也。夫變之所存。不在夫變。而常者變之宅也。異之所起。不在夫異。而同者異之符也。習常守同。而後天下之異至也。異起焉、忞其所取而不爲貪者。其必知天下之至廉。任其所殺而不爲暴者。其必知天下之至仁。故道

可循而入。不可以直而取。吾見天下之好高者。足以召天下之亂而已。未見其能道也。

說俗

天下之事。其爲物也微。而爲效也漸而深。平居無事。則若緩而無能爲。而國家之治亂興亡。常由之者。天下之風俗是也。天下安而後風俗美。非安而後美也。夫惟俗美故天下安。天下危亂而後風俗惡。非亂而後惡也。惟風俗之不美。故亂由之而起。治天下之本在正俗。正俗之道在示之以所安。夫人之情何爲其有所安也。安生于所習見。所習久而心悅者。然後定之。聖人知其然。故降仁義明禮樂以善天下之民。使人知其爲善。家諭其道。內外上下。無賢不肖。舉皆習焉。故其人一日舍是。則其心不安。是以可使善而不可使爲惡。不幸天下有僭叛不軌之臣。則天下共怒而力誅之。如負至難可畏之責。閭里有桀傲違教之民。則一鄉悉力而共排之。如見異常可駭之物。惟其然。故其爲天下也。安平而無虞。其傳祚也悠久而屢興。昔者三代之衰。皆有中興之子孫。而周之末世。凌夷大壞。至于春秋戰國之際。其亦極矣。然齊桓晉文以大義倡。諸侯于紛爭奪攘之中。靡然無敢不從。當是時也。不能伯天下。不尊天子者。無令諸侯至於逐君盜國之臣。猶不敢自肆。必有以其說借依于禮。何則。天下之情。由安于順故也。是故順天下之情者。興而違者不旋踵而亡。彼秦之强而二世遂滅者何也。彼教其俗使之安者。乃其所以自亡者也。秦滅六國。以詐力取天下。其民之所見。非兵戰則智計。非詐謀則斬伐。而又使暴刻之吏嚴慘之長。日夜積察而抉剔之。秦之父子。視殺人無異乎犬羊。視欺其上無異于紿寇讐。視紛爭不甯無異于床寢門闥之安。父子

兄弟。日夜相教。其身習之。其心安之。其氣樂之。一不爲是。則以其爲不肖之民。故天下一亂。君臣相殘。郡縣分裂。屠殺籓弒。大亂而後已。何則。秦之父兄安于是。人莫之或非。故也。且天下之治亂。未有能獨成者也。必資天下之衆。而天下之安于善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害天下之治。何則。周之時。非無小人也。天下安于惡而不安者一人。其勢不能救天下之亂。何則。秦之時。非無君子也。故俗之所安。其固不可搖。俗之所厭。其間不可合。是以聖人畏之。昔者。唐之中世。大盜起而爲亂。其將相大臣。力征盡計。不須臾而去之。大盜既去。其餘黨遺種之在河北者。皆封以爲諸侯。然其後僭亂叛渙。無所不至。唐之君臣。爲之不安枕者百年。卒不能鋤去其河北。而唐幾與之偕亡。何唐去河北之易。而平河北之難也。夫安史之際。天下習治之俗也。彼其民皆愛其君。服其政。而惡其仇。彼其播越而危亡也。流涕痛哭。而思拯之者。不啻如報其父母。挾天下之共怒。而誅其賊。故其用力不勞。彼河北之諸鎭。傳世一再之後。其視叛王命凌天子者。乃其所謂才能可喜之觀。以夫忠順而畏上者。爲柔懦而無振。故田洪正一效順。自以爲能變兩河舊俗。然不須臾而禍及之。彼唐之君臣。乃以人之所欲。而强奪其所安。故用力雖久而無成。嗚呼。天下之所安。其可畏也。如是其甚矣乎。仁人君子。不務觀天下之俗。而占其國家之安危存亡。而區區于末事細故者。亦愚矣。周之俗、安于禮義也。故周興。秦之俗、安于詐力殺伐也。故秦亡。河北之俗、安于犯上僭逆也。故唐衰。彼其安于禮義。以夫凡可以爲禮義之俗術。皆教之故也。彼其安于詐力殺伐。與夫犯上僭逆者。亦以夫凡可爲二者皆見之政也。日漸之月摩之。則其蟠也如山。其動也如川。入而譎其妻子者。習而後譎其

君安于竊鈎者習而後能竊其國欲人之無安于惡者無待其成絕其漸焉吾亦遲之矣

說化

天下之勢自天子至于公卿百執事皆有位自治天下一國而至於一縣鄙一筐庫田野族黨皆有職郊廟社稷禮樂服物皆有具賞罰生殺斂散開闔皆有法備其位修其職治其具謹其法天下亦可以常治而不廢矣然而位備職修具立法完而天下不治者何也昔者秦之初天子甚尊百執事甚卑郡縣之勢順而禁約之防甚密也至于二世天下之勢猶未改也而天下土崩瓦解而不可救豈四者不具之罪哉四者之在天下猶人之有四肢心腹而其所以爲人不在是也夫人之所以爲人其精神爲之主而肢體爲之物精神清明而後其身爲用如其神耗然而蒙昏則其身雖完而不爲使至其神漠然亡去而不與屬則腐敗而已矣身豈足恃以固哉先王之治天下者列布官師政教之具于四方而主治于吾心出乎心而加乎身動乎身而見乎化夫心者政之精神而政者心之宅也龍衮執瑁大輅鸞旂三揖而坐垂衣而拱手此不足恃以爲壯也挾弓超乘瞋目而視總千而立此不足恃以爲武也燕私房闥之好淫僻安褻之習不除而欲以禮齊天下驕懦退怯婦人女子之情不忘而欲以威正四方譬之土偶人未有爲土偶人而變者也先王知其然故備天下之政而主之脩身且夫宗祖恣肆于燕寢外朝之臣不見也中夜而醉呼平旦之人不聞也然先王不敢以人之不見不聞而恣何也畏吾身之不然而內有愧焉故也夫惟備物於前而吾心未免有愧而天下始不信之矣是故先王不敢自恣于冥冥之中誠吾身無愧乎吾

心使吾朝夕振作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從我者確然無有毫髮閒于吾誠故其龍衰執瑁大輅鸞旂也天下望其容貌聽其聲音而莊肅之心生挾弓超乘瞋目總干也天下望其旌麾見其羽旄而武怒之氣作蓋天下之所不可掩其實也實著于內而人從于外莫之爲而自然□惟有其實而不誣也故位列于上而下仰之職修于官而民從之有司之具不徒設而人則之庶官之法不徒施而人畏之其治益便而其功隆凡布在內外陳之耳目者皆爲吾用是故賞罰號令謂之政陳物顯容謂之教修身治心以達其意于政教謂之化且天下之事有莫知所以然而其理必然者其惟誠乎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睨而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夫一射也而中否何也所謂射之心不同故也政具教成而天下不聽朝廷之上朝言仁義夕講禮樂而天下紛爭放肆不爲少止者是射石之矢也豈復能有所動哉夫制刑者莫不欲天下之無犯也堯舜垂衣拱手于上而天下之人象形而不犯張湯杜周恃小慧細察以刺取人之罪辜辜世未嘗無也而犯刑者不止夫垂衣拱手之于使人遷善遠罪也宜緩于鞭笞刖劓者矣然論其效必先堯舜由此觀之政事果足以治天下哉

說經

先王之治天下其賞罰榮辱天下者可謂衆矣然先王未嘗有焉何則其賞者天下之所共與其罰者天下之所共棄取天下之同好共惡而制榮辱焉故吾何所用心哉夫惟好惡不出于吾心而天下舉同焉是故其好者非苟可悅者也其惡者非私可怒者也是之謂經使天下可悅者非出于一人之私好故爲

之非苟順也。使天下可惡者。非出于一人之私怒。故避之非畏畏也。是以天下之人。皆有至公之心。正行直言。以自達于世。而陰消天下奸邪詭僞之俗。蓋昔三代之時。臣之所以告其君。君之所以戒其臣。官師相規。父子相告者。其言明白夷易。非有深遠隱伏。使人難通而疑之者。豈獨如是而已哉。其衣服冠冕。動作言貌。莫不禁夫造異而不同者也。嗚呼。先王防民之責。可謂深矣。天下之奸邪。何從而起耶。使天下之爲上。皆至公大正。取天下之好惡。以爲己之取舍。則必得善惡之實。而奸僞何從入之哉。惟其天下之所謂善而時非之。天下之所謂惡而時取之。其爲說辨而可惑。其爲理澤而可喜。故奸人得乘其便以附會其意。而名理始亂矣。且見不反人性。不能治天下之公善。遠天下之共惡也。故不得忘于世之人。苟概之以天下之常道。則何從而行其意哉。故必其興也。必自乎上之好惡。違天下之經。而志之所向。詭辨而多奇也。昔齊人有嗜羊者。一嗜其瘠。一嗜其肥。肥之庖皆善羊也。而瘠羊之病棄而不售者。舉集于嗜瘠者之門。夫彼之所嗜者瘠而已。未及夫病也。而病者集。何也。夫肥者天下之所共好。不可以僞欺也。彼惟所嗜與人異。宜怪僻不常而不以常味曉也。故可冒而欺焉。是故嗜瘠而得病。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夫邪慝者。不可以經爲也。惟夫經不正。則好惡不通于天下之衆。故庶民廢而奸慝冒之以起。周公有言曰。汝爲正。克用常人。夫非常之人。天下之所難得。而不如常人何也。夫貴天下之所難得。經之所由喪也。昔唐文宗成其辱。決意于李訓、鄭注。夫文宗豈欲自禍哉。其意惟厭夫天下之所謂才者。謂皆庸不足與圖事。意天下之奇才。必出于常人用意之外。故視其奸險譎怪而心不疑。更以天下之常

理爲庸人之論。文宗之用心。非不至也。而無益于禍。何也。彼惟好惡之不得其正。故人主之好惡無他焉。舉經而已矣。

說愛

世之常言皆曰。人之所愛莫如身。肖靡乞丐之民。使戕其身。未有樂之者。張子曰。世未嘗有愛其身者。而愛害其身者。方且日夜與其身爲仇。遑遑乎惟恐其害之不至也。而何有萬一之愛于身乎。天下之物。其害壽命而致病者。莫如飲食男女之際。節嗜味。遠聲色。呼吸屈伸。以期于久壽。此有生之大務也。且世之人。有日夜自勉于久壽。而若急于飲食男女之際者乎。使勉于益生之道。如進其所甚憎。而使奪其害生之慾。如聞其所甚愛。彼其爲愛生。亦不足爲矣。老子曰。人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夫人未有語之以死而不畏者也。而日夜之所爲。則取死之道過半矣。凡世之人。不畏死之實。而畏死之名。禍其身于疾病痛苦而死。則樂死而不悔。鬬擊刑戮。一旦而死。則知避之。所以亡其生之實。則未有別也。夫鬬擊刑戮。萬一也。疾病痛苦。朝夕也。不戒萬一。果畏死乎。然凡人譽必曰賢曰君子。則愛其身者。宜莫若爲賢與君子也。信正所愛而蹈其言者。十人而一。而好敗其爲君子之道者。十人而九也。惡死而好害其生者。惡不肖而好敗其善者。故世之言乎其立者。不可其右而深惡其右。吾里之狂人。好富而日投其金于田里之人。而吾之里人果不以投金者或公矣。

進誠明說

帝王之德。莫大于務學。學莫大于根誠明之性。而蹈于中庸之德也。生而不動之謂誠。知而不爲之謂明。正而不邪之謂忠。是故誠者。立善之本也。明者。致道之用也。中庸者。常德之守也。三者立。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者。得乎神者也。因誠而後明。必資乎學。全盡以居之。神固以行之。酬酢萬物而無失乎曲當。此之謂誠則明矣。賢人者。思誠也。因明而後誠在也。擇乎善所謂善者。可欲之謂也。性也。正而公者也。所謂惡者。有所不爲之謂也。情僞也。邪而私者也。存其所謂正而公者。而去其所謂邪而私者。此之謂擇善矣。精一以守之。中正以養之。持循戒懼于不覩不聞之際。此之謂愼獨。而固執之矣。久而不息則形。形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動。動而不息則化。化而不息則神。高明博厚。而配乎天地。此之謂明則誠矣。子思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言其誠之篤也。誠之者篤。則其爲之者至。是以其政不肅而行。其教不言而喻。其事不勞而成。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無不從服而不知爲之者。故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之謂誠明之學。

齋說上

先王之爲祭祀也。非以徒厭吾心而已。其心庶幾以爲實也。于是乎有齋焉。夫齋者。聖人之所以交鬼神而求接其所不可測者也。夫鬼神可得而交。不可測者可得而接。則祭祀者。豈時塞其情而已耶。夫天下之物。莫妙于人心。其靜而不搖。則萬物不得藏于私。其誠而不敢。則天地陰陽之無情而吾可以動焉。其爲物也至虛。其爲□也至明。至虛而易染。至明而易汙。蓋人之生。自幼以至於老。無非假物以滅其眞。益

私智以盜其和。其虛而明者。日夜暗蔽而不發。故其智之所至。不過其耳目情智之所及。而不足以行遠。于是自其形之所不能接者棄而不治。以爲是果不可得而交也。豈知夫天下之亹亹皆不能出于吾心。使還吾之初而不喪。則吾未見夫不可爲者。蓋聖人之于祭祀也。其至誠惻怛之心。將求見其所祭者。于是有齋焉。夫齋也者。去其所蔽。滌濯昏蒙。而發其虛明之天質者也。是故謹戒靜肅。使大亂吾心者。一不至于吾前。故靜久則虛。虛極則明。至於明矣。則荒忽而不測。流散而無形者。昭然吾得以接之矣。古之言齋。惟揚雄知其說。其言曰。存忘形。屬荒絕者。其惟齋乎。故余于齋而得心術焉。

齋說下

聖人之於齋也。將以清其心而接其所際。交其形之所不及。而格其心之所不至。蓋其道非出于祭祀而後設也。其原乃出于治心。惟其治心之術而用之于祭祀而已矣。然則何爲心術。蓋齋者。聖人之所以洗心滌慮。以盡天下之理者也。彼其心淵靜冲泊。萬物不足以入之。故舉天下之亹亹日夜交于前而不足以入吾之靈府。動靜並作而不相亂。往來同應而不相舍。凡吾所受于天者。無纖毫爲之蔽。心完質具。而天下之道盡矣。大至于天地。廣至于萬物。至賾不能伏其情。至遠不能遁其實。而天下之理窮矣。故能贊造化。參天地。鬼神協其吉凶。陰陽關其動靜。推是道于祭也。有不格者乎。故齋而後臨祭者。是清心以鑒物之說也。聖人之于孝也。篤于誠而盡禮。設之以稻粱庶羞。以達其欲。求之于陰陽內外。以致其氣。然以謂是爲未盡而思所以必致之故。考功推本而制爲齋戒之義。還吾本眞。以格物之散。復吾清明。而求物

之隱。故曰。齋之日。必見其所祭者。嗚呼。祭之有齋。祭之道極矣。

正國語說

學者多言左邱明說傳春秋。必求信其書於後世。安肯更爲一書、生異端哉。蓋國語、邱明傳春秋所取諸國之書也。邱明採擇綴緝於其閒。故國語之言繁而邱明之文約。計邱明所取諸國之語。不止於此。其徒所得者止此耳。正其說曰。左氏出國語。國語者。諸國之史。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一

詩傳

抑傳

昔者厲王之爲惡蕩蕩而無制疾威而無恩而彊禦在位倍克在服怠傲于中國則剛暴而亢滿者也故衛武公之刺王也曰抑抑威儀先儒曰抑抑密也夫疏則爲見有進之道密則爲蔽有退之道故易曰退藏於密故抑又爲抑退之抑老子曰高者抑之使卑也書曰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又曰文王卑服則知言太王王季亦自卑抑之意蓋裁其盛而使退挹其滿而使虧者抑也臨下而使物畏之者威也居上而使物象之者儀也威能抑抑則不至于剛暴儀能抑抑則不至于不遜雖威儀外也非不可以爲作使修其威儀者蓋使之勉其德而已故曰維德之隅治室者不先治隅也使之治隅者是使之治宮室而已厲王不能道民之肅心而使之成善乃更陷溺而使之不逮民日已罔極而失中迴遹而不正未戾而思亂則雖有哲者亦陷溺而爲愚矣先王之教民也因民之肅心而導成之因性之光明而緝熙之而暴君者則哲謀肅乂之性乃淪胥以使敗此武公之所以深痛而首刺之以此也庶人之愚教之使明者君之職也不能明庶人之愚則既有罪矣而武公以謂亦職維疾不責主使教之者何也蓋教不中養不才者賢者

之事也厲王之惡如此姑無望其使愚者賢無使賢者愚亦足矣哲人之愚非疾也其戾在此矣故曰亦維斯戾者也周之興自文王之能官人芃芃之棫樸不廢于薪燎故濟濟之多士各盡其才力故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當時蔽而不聞昧而不顯諂而不陳拙而無射者皆有以因其才故大至于成人幼至于小子久至于古之人皆有成其德因天下之才備天下之用而王業成其後世嘗陵夷而人才不振矣宣王教養而作成之而采芑作故其人則方叔召虎韓侯仲山甫之徒而其力則南征北伐攘夷狄復境土而周宣以之興則人才之興廢者天下之治亂厲王不能使哲人之愚者賢人才既乏矣使哲人愚則人才殆盡矣故武公所深痛厲王之亂而原其理而告之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夫將天下莫強焉則實在于人才奈何爲是戾而使靡哲不愚乎夫文王之能作人而成材豈有他哉其自勸亹亹而不息穆穆而無閒其法象之著見于其上倬然如雲漢之昭回于天宣王之作人也豈有他哉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有常德修政事而後人無不自盡以奉其上而才人至矣文王之修身者至故其得人也大宣王之修己者小故其得人也狹故修身之能否人才之廢興也夫厲王使哲人陷溺而爲愚者其原乃自夫不知修己而已故武公探其本以爲將使無競維人者乃在于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下無違德則人才從上而作故天下莫能勝而四方訓之矣夫玷者玉之小害也言之有玷雖不可爲然猶未傷夫大善也而武公既已戒之使已矣玷猶有害而悔吝或從之言有所苟者特無補而已未必害也而武公又戒以無曰苟矣無欺于明者人之所易也無愧乎幽者人之所難也而武公既戒之以所難矣言不失于苟則言

滿天下無口過行不愧于幽則行滿天下無怨惡而言行至矣武公之所以自警如此者何也以夫無言不讐而言發乎身加乎民故也以夫無德不報而行發乎邇見乎遠故也樞機動乎此則榮辱應于彼矣夫惟厲王之不勉于言行故武公戒之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蓋言得而榮至行失而辱來如投報之各當其所也彼以爲施美而報惡于此者是以童爲角而惑小人之言耳木之成材可用者多矣而曰荏染柔木人之成善而致法者廣矣而曰溫溫恭人者蓋凡以柔抑王之剛以溫抑王之暴故也武公不使厲王明庶人之愚而姑使之無愚哲人之明者所欲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而已

桑柔傳

桑柔之詩芮伯所以告厲王者其言雖不一然大要止于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而已自菀彼桑柔至亂況斯削者告厲王以憂恤也自誰能執熱至既作爾歌者誨厲王以序爵也夫憂恤與不能序爵者豈有兩端也哉王不能序爵使賢者在上不肖在下分守各當其職事治故國至于可憂可恤則是憂恤者以爵之無序故也今將使憂恤無至于前則反其本而已故此詩以序爵爲本也四牡騤騤旟旐有翩而亂益生國益泯民益不得其所則兵之可憂恤者也國步斯頻則非不動作也而人蔑資天不相此則政事之可憂恤者也其君子則力爭而不心競不能治國而職爲厲階而其患久而未已也此則臣之可憂恤者也土宇日削矣亂而無所定處者東西皆是矣非特國中之東西也四國之外亦孔棘矣亂自內而之外者如此其廣也日夜謀謨務以廣之而日斯削矣此國都之可憂恤者也凡此者厲王剝喪其徒如桑柔

之將採而殺之而民受其病非特心可憂也愴于茲久矣而昊天莫之矜也故事之可以憂恤者至于如此之衆治亂則無兵治民則無政朝廷則無臣疆域則無土大小內外並亂矣故告王以是憂恤而使之序爵也自公卿宜爲大夫士者爵之以大夫士此爵之所以序也愚者爵尊賢者爵卑爵之所以亂也故序爵者別賢不肖而已古之將序者養才爲先而官人次之官人爲先而任賢次之養才則無逆其善性而使之有成官人則別賢不肖而使之有分任賢則委己以聽之而使之有爲如是者古之道也厲王不能道人之肅心者而與之赴事立功而沮抑陷敗之使也自以爲不逮故曰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則哲謀肅乂之善性亦淪胥以敗矣此芮伯誨之以養才也先王爲政于上而稼穡勤于下豈並耕而食力田以養爲穀哉先王任賢于上而萬民各得于下豈使野人食君子之養而後爲務農哉厲王不知爲治之本而好稼穡以親之此所以好力民也好是稼穡未必寶也曰稼穡維寶寶之矣力民代食未必好也代食維好又好之矣非所當寶而寶之非所當好而好之不知先王任賢序爵之本而徒志其末則日勞而無功故雖稼穡維寶好民力而天益降喪而稼穡日已不登蟊賊並作而卒瘥田萊卒亦多荒而已故降此蟊賊稼穡卒瘥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也言此者誨厲王以官人也夫惠君者定其心則播告而不慝參其猶則合衆以濟功以爲末也又考愼其相而行之考者有所法愼者有所重而厲王之不愼獨狗偏見而使臧者從之則臧者反枉矣若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是也民之所以作狂者以王之自有肺腸俾民卒狂也芮伯以謂匪用其言至覆俾我悖者所謂自獨俾臧也此芮伯誨厲王以任賢也誠能養才官人任賢

則將如先王之盛時矣。六師及之。則兵非所憂恤也。蹻蹻王之造。則動作非所憂恤也。爾士宇版章。則國都非所憂恤也。成王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非不好稼穡而親之也。而詩美之。厲王好稼穡而芮伯刺之。何也。夫立政任賢乎上。而使民務稼穡乎下者。本也。親至農畝之閒。而饁饋以將其厚者。末也。成王修其本而及其末。厲王好末而忘其本。故稼穡則同。而美刺異也。維此惠君。此者、與之而思得之也。與維此聖人。維此良人同意。維彼不順。彼者、斥之而思遠之也。與維彼愚人。維彼忍心同意。王不能養才。不能官人。不能任賢。故芮伯之朋友相譖。而不胥以穀矣。聖人難知。而良人易察。瞻言百里者。遠之矣。勿求勿迪。遂廢之矣。昔者特遠其所難知。其惡微矣。今也遂廢其所易察。則惡甚矣。愚者、不智而非罪也。忍心、則害人而非愚也。覆狂以喜。樂之也。是顧是復。愛之至也。昔者特樂于不智。其害微矣。今也深憂于有喜。則害甚矣。是顧是復。與顧我復我意同。凡此者。厲王不能養才、官人、任賢。故其好惡錯亂如此。曰。靡聖管管。則自獨俾臧可知也。抑曰。哲人之異。亦維斯戾。則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可知也。蕩曰。曾是掊克。曾是在服。則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可知也。淪胥以敗。言敗而已。未溺也。載胥及溺。則有死之道。蓋厲王尙不知聽用我謀而序爵。則胥溺矣。非特敗也。其下侯句。句之言均也。十日爲句。十日則自甲至癸一周。惟其周徧。故句爲均。荓云不逮。與莫與荓蜂之荓同。

雲漢傳

考六月之序。則周之衰微。至厲王而極。四夷交侵。諸侯不朝。而後宣王作。承大亂之後。外攘夷狄。內征諸

侯。則非財用足。師衆集。有所不能也。當旱暵太甚。饑饉荐至。則田萊多荒。非所以備財用也。人卒流亡。則非所以集師衆也。故序詩者。于宣王憫旱之際。則曰內有撥亂之志而已。蓋其有志者。未見之事。潛之內。未施諸外。凡以旱故也。雖然。事未見。外未著。而逆知其存志者。何也。以夫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也。災未加己而知懼。變出于天而修身。非夫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安能及此哉。此所以知其有撥亂之志也。夫嬖女用于內。則良士去于外。內有逍遙游晏之好。則外不能自强于政治。外有憂勤小心之實。則內有康濟澤民之心。古之觀人者。皆若此也。予觀雲漢之詩。而知先王之慮患深。責己重。其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又曰。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卒曰。昊天上帝。甯俾我遯。夫大亂困絕。而後先祖之祭。摧毀而無繼。兵敗民潰。而後喪亂而無定。而人君非有過。則安至于遯。致去位變置之禍哉。水旱、天地之常數。先王之所不能免。其待之之道。不過力田積穀。以待其乏。出粟賑饑。以周其困。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宣王遭不能免之常災。而不憂遂至于大亂困絕。兵敗民潰。而慨然有遠遯之志。嗚呼。非慮患深。責己重者。其孰能至此哉。此仍叔之所以知其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序以爲側身修行矣。而考之于詩無有也。盡其說以謂生民之無辜。祭祀之無福。自上帝后稷。至于祈年方社。無不修之祭。自庶正冢宰。至膳夫左右。無不能之臣。而曾是不效。而旱暵若是其不可沮止。爲側身修行者之言哉。嗚呼。是乃所以爲側身修行之至也。今夫人之有祈于鬼神也。在己者不敢不盡。而祈之得失。不敢必也。豈鬼神之無形。天地之悠遠。非人之所能盡耶。是天下之常情。而誠于善而無閒者。則異于是。夫人之于善。不敢不勉。而報之禍福。雖先王不敢必也。

至于作善而無福。先王未有責天而不責己者也。推無有不明者在鬼神。而引有所不至者在我。此先王之所以篤于責己。而誠乎善而無閒則異于是。先王之于祭祀。其至誠迫切而加篤矣。不知人于鬼神之別也。知祈乎此而報于彼而已。其誠篤于善。而不知其他。知作善于此。則受福于彼而已矣。致誠而責報于不可知。篤善而求福于不可必。是于道豈不過哉。蓋因其過而後其仁可知也。故曰。是乃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雖然。不誠意于人事。而誠之于祭祀。不勉之于吾身。而推之于臣僕。何也。蓋人事已修矣。吾身已勉矣。所不可知者。祭祀與臣僕而已。今也祭祀無不誠。臣僕無不善。則本末大小。一切皆治矣。此亦所謂側身修行之至也。蓋詩之言婉而明。曲而達。言于此而志于彼。陳其迹而顯其意。凡若此也。棫樸言文王之作人。則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言爲章至于示物以法。雲漢言宣王之憫雨也。則曰。昭回于天。蓋昭回者。言其明而非雨候故也。是詩言靡神不宗。而所稱止于上帝、后稷、父母、先祖、羣公、先正、祈年、方社、而已何也。言其尊親與切近者言之也。尊莫如上帝。親莫如后稷、父母、先祖。近莫如羣公、先正。而切莫如祈年、方社。故也。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而旱暵之無救。是爲不我助也。

崧高傳

崧高之所序。止于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所序。止于能錫命諸侯。夫武王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侵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則亂而已矣。而宣王之所能。乃止于褒賞申伯。錫命韓侯。而詩人美之如是者。蓋周至厲

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國矣。而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搆怨連禍。而況能親諸侯乎。賞命不行乎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也。錫命不行乎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善也。天下出于大亂衰微之後。而宣王能振之。以行天下之事。則雖未能甚盛極美。足以比隆先王。而苟無大亂衰微之辱。則是亦可道也。楊子曰。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方宣王之初。可謂習亂矣。而宣王始能行天下之職。詩人爲樂其始治而好之。此所以美之而不計其善之大小也。飢者甘食。渴者甘飲。雖非飲食之正。亦足以無飢渴之害也。是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而序之所稱。止于申伯。蓋褒賞之事。止于申伯而已。宣王在廷之臣。若方叔、召虎、韓侯、張仲。皆賢者。而所稱止于惟申及甫何也。蓋申伯得所出此二人者。皆主崧嶽者之後故也。四國于蕃。則內足以蕃蔽王室。四方于宣。則外足以宣播王政。四國有所界、內也。四方無所限、外也。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中國者、四國也。四方、外也。故先中國而後四方。則四國爲內可知也。又曰。惠此京師。以綏四國者。蓋四國比四方爲內。而比京師爲外。蓋京師者。王所都而已。故其言如此。又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萬邦、外而遠者。柔之而已。未必聞。四國、內而邇者。親聞其政矣。其能揉之可知也。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路車乘馬。敍其物止于如此。而韓奕所敍。自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其詳如此何也。蓋韓奕所美。止于錫命。故詩稱其所以錫之之物詳。崧高方言能建國。親諸侯而因及其禮命之物。故不嫌于略也。柔者嫌于無立。不能剛而有立。則其爲柔惠也。撓而已矣。夫惟柔惠且直者。外柔順而內不撓者也。夫直者所以爲無撓也。烝民稱仲山甫之德曰。

柔嘉維則。嘉者有禮。則者有制。夫惟柔而無過乎禮而行之有制。故不嫌于撓而其意亦與此同也。

江漢傳

六月宣王北伐采芑宣王南征與夫江漢之平淮夷常武之伐徐土其事一也而六月采芑載之小雅江漢常武載之大雅何也蓋其所敍輕重之體異故也六月既成我服此則一人之辭而其及于宣王戎事之修與夫吉甫文武之德者興起一人之情而遂及天下之政也采芑之所稱美方叔而已美方叔之才能而及宣王之作新人才亦此興起一人之善而遂及征伐之事也江漢則言宣王之征亂討罪而因及召伯之賢而不專于召虎常武則有常德以立武事而及太師皇父之美而不專于皇父傳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天六月采芑興起一人之情一人之善而遂及于朝廷征伐之事者所謂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于上者也江漢常武言宣王之德而及召伯皇父之美此所謂王公大人之德逮黎庶也蓋自大而下之至于小大雅之類也自小而上之至于大小雅之類也故其爲事則同而作詩之體異故雅之大小別焉或曰采芑由一人之善而及侵伐之事然則崧高之美申伯蒸民之美仲山甫韓奕雖美韓侯而主于能錫民命蒸民雖美仲山甫而至于任賢使能何以知其然哉蓋采芑無一辭及宣王而三篇之詞皆主于稱宣王此雅之大小所不同也淮夷來求討齊罪也又曰淮夷來鋪則討鋪刑也常武征徐方之詩也乃曰惠此南國省此徐土又曰濯征徐國蓋惠以仁之省以恤之淮以濆其汚征以正其邪而已二詩其爲征伐則同而言不類何也蓋所謂來求來鋪者指所伐之人言

之故以致討鋪刑爲言蓋淮夷所伐之人也惠此南國省此徐土者指所伐之方言之故以惠省灌征爲言而南土者所伐之方也所伐之人則討伐之者誅有罪也所伐之方則惠省之者予其民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蓋召虎在宣之時平淮夷恢境土而疆理至于南海則蓋徯侮啟土之臣而曰召公是似者則昔之召公蓋亦能徯侮闢土之臣矣故召旻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是也釐爾圭瓚文事之器也秬鬯一卣行禮之酒也召伯有武功而錫之以文事禮酒者蓋將與之修文德故也故曰告于文人而終日矢其文德也

常武傳

先王之道文所以立常武所以徯變爲天下國家不可一日而無文故文爲常討亂徯侮而後武事舉故武爲變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其武也未嘗去文故也何以言之蓋是詩言惠此南國又曰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而終之以王猷允塞故也惠則非以爲罪也不留不處則不傷財三事緒則不害民而王猷允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雖然因以爲戒者武不可觀故也大明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故此先曰赫赫而次以明明赫赫示之顯明明示之昭兵事尚神密而王之命將如此其明顯者蓋將討伐有罪民各欲正己而已安用密乎既敬者不敢慢既戒者不敢忽也以宣王中興之君而皇父賢才之將而征蠻爾之徐土而其重愼如此者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容可忽乎王明顯以命之者道也臣重愼以臨之者法也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宣王中興如斯而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則未嘗震未嘗怒也如震如怒而已

何則。兵不以怒戰。以怒戰者。所謂不勝其憤者也。如雷如霆。如震如怒。而後進虎臣。所謂先聲後實也。吾陣至于淮墳。則敵逼于水矣。此所以能執醜虜也。如飛如翰。管子所謂有飛鳥之舉也。如江如漢。積水也。如山之苞。固也。如川之流。順也。是詩之所陳。蓋先王之時用兵之法。以戰以守。可以概見。不留不處。尙神速。貴省費也。王舒保作。舒者。所謂不竭士力以逐利也。保者。軍行必依水草邱陵。所以爲固也。徐方驛騷而後進虎臣擊其亂也。鋪敦淮墳。則乘地利也。王旅嘽嘽。所謂以逸待勞也。有飛鳥之舉者。善起高也。有積水之洋者。善守下也。固如山之苞。止營壘也。順如川之流。行部伍也。緜緜爲弱外、誘敵也。翼翼爲飭內、謹法也。先王之用兵。雖動以仁義。然行之有法。馭之有術。不爲小仁末義。以陷人于死。蓋明恥教戰。務以勝敵。而宋襄公以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爲君子之所笑也。

文王傳

文王之功。起于后稷播種。而文、武之興。由于太王之遷岐。而周之先公。未有不務農者。故成王將立政。而召康公戒之以公劉之事。而周公陳王業。則道后稷先公風化之本。乃在衣食耕織之際。然文王詩敍受命作周之事。乃未嘗言先公之業。以致文王之受命。而一篇之本。止于文王能承天意。以陟降其臣之賢不肖。而後能使周之士世有顯德。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而文王以甯。非獨能陟降招納周之士也。而其風化之所及。雖商之孫子。亦皆相與助成禮樂之用而歸周矣。內則有不顯亦世之周臣。外則有其麗不億之商士。文王作周。乃本諸此。而后稷先公稼穡養民之功。乃不與焉。何也。竊嘗譬之爲宮室也。其始斂聚

衆材惟恐不多積載土壤惟恐不厚材集矣土積矣于是命工以度宜革化土木以爲用而宮室立矣方其集材積土則無所事工也故工爲後工治土木以成室則非工者之巧土與木亦從而敗矣故工爲重后稷先公之造始種德相成不贊以成文武之業則譬之爲室之積材聚土者也文王席后稷先公累世之德完其純備矣于是招合天下之俊乂登用大小之才興事造業革天下而爲周譬之爲室則命工度宜以革化土木而成室者也方言周之所以興則本諸后稷先公之際而未及于士故衣食稼穡可道也是猶論未成宮室之前則稱其材未及工可也方言文王受命作周則夫后稷先公之功所以立而爲周者皆士力也則士爲重矣于是文王之詩其言止乎陟降多士之降是猶論宮室于既成也則才之美未若工之能也且小雅敘文王之事首于宴羣臣嘉賓則言于多士能禮之也而繼之以勞功遣使言其于羣臣能用之也而大雅美文王之政而首之以棫樸言其能因任之也而緜稱太王以及文王之烈則止于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言其臣之所以爲用者眞也然則言文王之造周本于多士之功者凡詩人之意莫不如此言文王之事于周之初基則不知所以本言先公之事于文王則不思所以成言之不同各有所輕重而不可亂故也故曰詩可以言蓋作詩者知言者也不顯亦世何也不顯言其顯也蓋顯德者世世有之故也思皇多士何也皇美且大者也美且大者非止一二而已故也夫父子兄弟之閒賢不才不齊也而況于世世皆賢乎故顯德可有也至于世有顯德者所以爲難也夫士之美者常難致也而得一二焉亦足以爲善矣而況于多士皆美乎然則士之美者可致也至于多士皆美所以爲難也然則文

王之能養才作人以招納天下之俊乂可知矣雖然文王豈有他術哉致禮以來其所以成勤教以養其所未就而已敦養老之禮則太公伯夷欣然而歸之天下之賢者蓋未有不能致者也故孟子以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此之謂致禮以來其所以成示之以法象如雲漢之文章□□以道藝如金玉之文質非徒臨于不顯而不聞者亦用之非徒勿弃于無射而不諫者亦入終于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也此之謂勤教以養其所未就也是詩之所稱曰凡周之士又曰思皇多士又曰濟濟多士又曰商士敷敏其言止乎士何也蓋士以齒言之則少者也以位言之則卑者也言少之賢則老者可知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不可聞欲得天者當儀刑文王而已則惟天爲大惟文王能則之而其義與堯同矣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拾遺卷十二

書記　墓誌

上文潞公獻所著詩書

古之言詩者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夫詩之興出于人之情喜怒哀樂之際皆一人之私意而至大之天地極幽之鬼神而詩乃能感動之者何也蓋天地雖大鬼神雖幽而惟至誠能動之彼詩者雖一人之私意而要之必發于誠而後作故人之于詩不感于物不動于情而作者蓋寡矣今夫世之人有順于其心而後樂有逆于其心而後怨當極而反悲當怨而反愛者世之所未嘗有而樂與怨者一有使之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此非至誠之動也哉彼詩者宣所樂所怨之文也夫情動于中而無僞詩其導情而不苟則其能動天地感鬼神者是至誠之悅也夫文章蓄其變多矣惟詩獨邇于誠故欲觀人者莫如詩故古之君子相與燕樂酬酢之際必賦詩以觀賓主之意雖不作于其人而必取古人之詩以見其志故先王之時大至于朝廷之政事廣至于四方之風俗微至于匹夫賤士之悲嗟婦人女子之幽怨一考于詩而知之而使有可以時陳取而藏諸太師又播之樂章大者薦之郊廟而次者陳之燕享則夫詩之可以觀故察物其重蓋如此自周衰以來後世作者紛然並出以至于今數千年其間變制異技奇言詭術

不可勝紀。其閒卓然而可稱者。不過數人。其餘紛紛籍籍。皆不足道。而違情拂志之作。往往或有非如古之于詩。必出于誠意而不誣也。然違情拂志者。蓋有之矣。至于顯情之眞。發志之實者。尙十九也。某不肖。自幼至今。頗考□歷世之爲詩者。上自風雅之興。而中觀騷人之作。下考蘇李以來。至于唐。掃除蕃穢。而撫其眞。刊落蔓衍。而食其實。頗有得于前人。而時時心之所感發。亦竊見之于詩。且夫人之生于天地之閒。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一日之閒。無頃刻之休。而又觀夫四時之動。敷華發秀于春。成材布實于夏。凄風冷露。鳴虫隕葉而秋。與重雲積雪。大寒飛霰而冬至。則一歲之閒。無一日隙。以人之無定情。對物之無定候。則感觸交戰。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發于文字言語。以消去其情。蓋不可得也。則又知詩者。雖欲不爲。有所不能。

上邵提舉書

人之才能。其別雖殊。然其大要有二而已。太上無所不能。其次則一人之身。所長不過一端。能治而不能陶。知賈而不知農。專力于所知。以致其功。是以隨其大小。有補于世。所謂有所不能者。求之古人。才幾何鮮。孔孟而上。不可以才較。無所復論矣。其次以爲用才。全智用之不見其所窮。窺之不見其所不足。在齊不過管仲。在秦不過商君。此兩人者。治國用兵。理財制敵。術兼四民。智過天下。莫得出其右。然自周衰至秦歷世如此其久。其閒可稱二人而已。子產不能以鄭伯。晏仲不能以齊興。子玉之才。不能過三百乘。而陶朱之略。屈于四境之內。若是數人者。其智慮心術。亦非世之淺人矣。然各有所之。而終亦不能自勉。以

滿其所不足。然則人人望其無所不能。其亦難乎。聖人知人才之不可以全盡也。故因人任之。如人之有耳目手足。使各效其職。而收其全利于一身。故天下之才。樂致用而無廢人。而不至于兩毀之也。何謂兩毀。夫居楚者責之習楚可也。使不思其他。而惟楚之知。則其于楚也。無遺慮矣。舍楚而問燕焉。則楚既忘之。燕亦卒不可知也。是謂兩毀之。故爲政而兩毀之者。常有乏才之憂也。

再上邵提舉書

昔韓退之以書三見宰相。以自獻其所有。至於一再而未售也。則又激訐奮厲以動之。嗟乎。其言亦少詆矣。退之平生。其有求于人以濟所欲者非一也。甚哉。武夫軍師。苟有勢力可以拯之於貧賤者。皆一往而嘗之。善辭以導其心。高言以動其意。挾書懷刺。趨走於當位者之門。既晚而後少得所欲。讀其書。未嘗不悲之。夫如愈之文章。類非隨世汨沒。待其自達而後見於世者也。何其取知於人。若是其勞哉。至其人之不吾知也。以退之之好剛自信。有以自樂於道義之際。視世之夸者。不一動其心。宜其邈然自絕與兩忘。長往而不顧。夫何其忍恥降志。庶幾萬一之遇。又若是其勞且不厭也。繇是觀之。則人之挾其所有。無所待而見於世者。實難。視人之知與不知。一不介其意。人不吾知而遂止者。又難也。若人之能薄矣。一日而三號於通衢。庶幾有聞。而或者之車敗於奔馳。足斫於步趨。敗尺而就寸。求百而冀一。其始也赧然自羞。退而觀古之君子。皆未免乎此。則人自恕而有待。夫功名之會。天下之至難也。使皆畏勞避辱。不肯少抑。以有所就。則事功之成者或寡矣。

代高玘上彭器資書

古之君子。如子思孟軻之徒。其廉潔自重。不肯少屈以求合於世。四方諸侯。操幣委質。望其門墻。不敢失容。至於禮備而意誠。而求之吾身。無毫髮之辱。乃始一往而就之。尊之爲師。禮之爲賓。不敢一言少拂其意。然片言之不從。末禮之不修。皇皇乎其去之矣。嗚呼。何其自重好高而不可屈。若此其至也。某又觀古之功名之士。若管仲之賢。甯戚之奇。商君之才。或愛其死而不畏囚虜之恥。忘其君而事其仇。或悲歌歎慨。庶幾自見其志。或挾數持術。以卜其君之所好。至於受侮被斥。屢進而不恥。嗚呼。若是數人者。智豈皆不足以少知君子之道哉。不然。何其冒昧汚辱。若是其不知恥也。蓋嘗深思其故而得之。夫古之任其下者。有尊之者。有使之者。尊之者謂之賢。使之者謂之能。而世之士。其修身立誠以待上之任使者。亦有是二道焉。有以德者。有以才者。德者上而才者下。上者人就之。下者屈己以就人。求售其技而已。世之君子。愛子思孟軻而羞道管仲甯戚商鞅之事。以爲甚汚而不足爲。其亦過矣。彼之所行者。各其分也。

上曾子固龍圖書

某嘗謂以君子之文章。不浮於其德。其剛柔緩急之氣。繁簡舒敏之節。一出乎其誠。不隱其所已至。不强其所不知。譬之楚人之必爲楚聲。秦人之必衣秦服也。惟其言不浮乎其心。故因其言而求之。則潛德道志。不可隱伏。蓋古之人不知言則無以知人。而世之惑者。徒知夫言與德二者不可以相通。或信其言而疑其行。嗚呼。是徒知其一而不知夫君子之文章。固出於其德。與夫無其德而有其言者異位也。某之初

爲文最喜讀左氏離騷之書丘明之文美矣然其行事不見於後不可得而考屈平之仁不忍私其身其氣適其趣高故其言反覆曲折初疑於繁左顧右挽中疑其迂然至誠惻怛於其心故其言周密而不厭考乎其終而知其仁也憤而非懟也異而自潔而非私也傍徨悲嗟卒無存省之者故剖志決慮以無自顯此屈原之忠也故其文如明珠美玉麗而可悅也如秋風夜露凄忽而感惻也如神仙烟雲高遠而不可挹也惟其言以考其事其有不合者乎自三代以來最喜讀太史公韓退之之文司馬遷奇邁慨慷自其少時周游天下交結豪傑其學長於討論尋繹前世之迹負氣敢言以蹈於禍故其文章疏蕩明白簡樸而馳騁惟其平生之志有所鬱於中故其餘章末句時有感激而不洩者韓愈之文如先王之衣冠郊廟之鼎俎至其放逸起卓不可收攬則極言語之瑣巧有不足以過之者嗟乎退之之於唐蓋不遇矣然其犯人主忤權臣臨義而忘難剛毅而信實而其學又能獨出於道德滅裂之後纂孔孟之餘緒以自立其說則愈之文章雖欲不如是蓋不可得也自唐以來更五代之紛紜宋興鋤叛而討亡及仁宗之朝天下大定兵戈不試休養生息日趨於富盛之域士大夫之游於其時者談笑佚樂無復向者幽憂不平之氣天下之文章稍稍興起而廬陵歐陽公始爲古文近揆兩漢遠追三代而出於孟軻韓愈之間以立一家之言積習而益高淬濯而益新而後四方學者始恥其舊而惟古之求而歐陽公於是時實持其權以開引天下之豪傑而世之號能文章者其出歐陽之門者居十九焉而執事實爲之冠其文章論議與之上下聞之先達以謂公之文其與雖後於歐公屹然歐公之所畏忘其後來而論及者也某自初讀書即

知讀執事之文。既思而思之。廣求遠訪。以日攬其變。嗚呼。如公者、眞極天下之文者歟。

上唐運判書

某聞昔者、三代之時。公卿大夫之待其下。何其仁愛忠厚。發於至誠。而能盡下之情也。下之事上。何其夷易簡直。各得自獻其意。無有阻塞不達之恐。而不限於勢也。夫惟上能盡下之情。故下不限於勢。上俯而就之。下仰而及之。故尊卑之情通。而貴賤之士達。然某嘗疑之。天下急於求其上者。物理之所當然。公卿大夫既貴矣。宜其偃然無待於物。彼汲汲以求於下。苟有善焉。如恐失之。此其故何也。蓋天下之位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者。勢之所當然。非其事亦判然爲兩而不相與也。今夫貴者止於自安。一切無事於功名、可也。苟有功名之心。則貴者之功。賤者之力也。尊者之名。卑者之成也。故上之求乎下。猶下之求其上也。昔周公既尊矣。身履天下之富貴。而後世稱急賢待士者必稽焉。故其効也。百官庶府。莫不修治。制度文理。莫不彰明。周公之身無遺德焉。夫豈周公一人之力哉。惟其然。故古之公卿大夫。不敢苟簡守常。以便其私尊者汲汲有求於卑。貴者汲汲不遺於賤。夫上有至誠惻怛之心。不敢遺忘疏遠之士。則士之在下者。亦不敢復愛其所有。至於奮厲出奇。惟恐不逮者。繇此故也。三代之政既亡。公卿大夫。無復向者至誠盡天下之意。謹身無過。自處甚重。忘其立功立事之心。浸然鋤去感發激昂之氣。以謂無所事於賤微。於下者不過言功。不幸功不至焉。雖有過人拔俗之才。不聞之矣。其斥而去之。不過論罪。幸而無過。雖天下之冗瑣。不復問之矣。情阻而不合。氣否而不交。下畏其上。則有之矣。而不愛也。下恭其上。則有之矣。而不

忠也。貴賤異志。尊卑不親。而三代之風泯然矣。事功之不立。豈不以此哉。某嘗讀西漢。見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用尹翁歸。慕勝之禮雋不疑。蓋嘗竊歎三人者。猶能降心迹古之義。居尊以禮賢。致誠以納士。以太守之尊。使者之貴親。與匹夫下士相接。務盡人之才而忘下之瀆之也。夫如前三君者。未足道也。然已能如此。然則天下之賢者多矣。安知無有慨然能用古義。不溺於流俗。有功名之心而忘其區區之尊嚴者耶。嗚呼。安得斯人者而處天下之富貴哉。使誠有之。天下之遺善潛德。庶幾乎與矣。

上黃判監書

某嘗怪夫人之於道。何其所見之不一。而其言之各異也。蓋自周衰以來。諸子各以其說行於世。而其言獨能推本道德之意。知本而不流於末。守眞而不陷於僞者。莫近於老莊。然是二人者。乃棄仁義。斥禮樂。絕學棄智。以自明其說。考其心。以謂爲其術。必棄仁義禮樂而四者。固其術之害也。惟其然。是故得罪於後世之儒者。自秦漢以來。天下學者。甚知推本仁義。其言禮樂治道。有足觀者矣。而未嘗有一言及於性命道德之本。蓋以謂道德性命者。亦無所用於禮樂也。是二者之謂乎。然不可以並亡。各擯其所不及。而求全其所長。而某之不肖。嘗竊歎以爲不然。何者所謂道者。固無乎不在。蓋大至於天地衆至於萬物。無有一物不資其用者。豈其缺然有所不足歟。使道之有不足。則安取道。於是思有以合二者之論。而得其說。爲道德之論者。本於虛而無形。執禮樂之論者。主於著見而有迹。極無形之論。至於忘言。推有迹之至。則至於終身言而不盡。此其所以齟齬而不同。以謂有無之相害耶。則有者固自以有耳。而未始非無也。

無者固自以無耳。亦未始非有也。有與無二者將命於我耳。而我之爲是說。果何自而起也。在物無定形。在我無定心。然則凡乃出於忘意私智。而非物之正耶。繇是而觀之。則方其在仁義禮樂者。未始非道德性命也。方其在道德性命者。亦未始非仁義禮樂也。同舉而非一也。兩立而非二也。圓融和會而物與我兩宜矣。尚何區區之辨哉。蓋孔子之道。本於寂然不動矣。然方其感於物。而天下之故。無所不通。洗心齋戒。退藏於密矣。然天下之至賾。萬物之至動。未嘗厭也。某之於學功。有得於此。而後視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今古之不齊。而無往不一焉。所謂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者。推其端乃一本於此。而後知夫子之道之爲全也。以上宛邱文粹。

記

進齋記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雞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蒞官治民。事師友。對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家。教其賤幼。振其族姻。與夫誦說講辨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樽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佑。勉勉汲汲。須臾之閒。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無頃刻不切於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之。矯揉其心志。調伏其性情。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其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

其息而察之。則豈特日進哉。晝之所達。過于旦夜之所得。加于晡矣。豈特旦暮晡夜之別哉。一語一嘿。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于聖人也。如日之運于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于道。其勤苦勉彊。蓋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游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殽蒸。則飲食之際。未嘗不學也。夫子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既剽盜其肌膚。攘劉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可大媿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夫滅裂苟偸之習。而亟捨于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愈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于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于世。而生民之望于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嗚呼。民之休戚。係于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可不勉歟。宛邱文粹。

墓誌

華陽楊君墓誌

華陽楊名景從余遊。數爲余道其叔父君之賢。曰。叔父始好讀書。博通絕人。而其意常狹儒生。思立武功

奇節人亦以是與之兩舉進士罷去不得志客江湖久之無所知名時獨遊山澤閒飲酒悲吟泣下未嘗語人其意而人亦莫能測其何爲者熙甯六年朝廷出軍治辰州諸蠻景之先人朝奉君從軍以君從行師克懿洽城主將李浩請君招未附者君大喜匹馬懷檄入其穴一夕報命得降者數百人俱來明年築懿洽爲沅州帥謝麟奇君材留館之君爲麟畫攻守策甚衆未及用而麟罷君亦去明年君卒夫人符氏遺腹產一男子元祐明年某月某日景始獲迎君之喪葬于蘇州某縣某鄉吾叔少孤教養于先兄恂恂如也其死生三十五年矣天窮而人厄之有至是也夫余曰是固無怪彼其悲歌泣下至匹馬入敵輒大喜此其所欲試非易售者窮固其所君諱某字某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世華陽人蓋漢大尉震後云

符夫人墓誌

夫人符氏南海番禺人曾祖祖爲布衣父臻虔州同法參軍年二十嫁故大理寺丞陳君世則寺丞參知政事諱恕之孫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執禮之子夫人歸陳氏陳氏族素貴夫人起寒家以禮奉順莫或敢以貴臨之寺丞君宦坎坷家徒四壁立夫人安之內外忘其貧性寬仁無怨惡撫異出子如己子子男四人鼎、鼐、鼒、鼏孫四人鼎與余同學宛丘是時鼎叔爲郡要官而鼎刻苦自同諸生窮冬積雪寒坐一室杜門諷誦不輟余竊賢之而考其淵源固已知其親之賢也今年冬鼎以書來云夫人沒矣將葬于池州青山之南原而屬余銘狀其行事如此其不誣已夫人年七十其葬實紹聖二年正月己酉銘曰

自微嬪貴儼弗陵從夫以艱順以承考終同穴如平生子孝而賢以有銘

田奉議墓誌

君諱君度字唐公亳州鹿邑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父諱京終天章閣待制贈司徒司徒慷慨以功名自任嘗提點河北刑獄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叛司徒聞變縋城夜出集兵天明王則驅司徒妻子上城欲以招司徒司徒望見引弓射之中其子示士卒無異意時見者爲下泣余舊居宛邱司徒歿已久見其諸子皆豪俠倜儻以氣雄里中而君司徒季子也獨循循儒者居家以遜弟稱與人衎衎和樂也以司徒恩守將作監主簿積官至奉議郎賜五品服積勳至饒騎嘗監陳留酒蔡州稅京通津門簽書曹州尉判官廳公事監在京粳米第一畒君治官不苟且所建立有可觀者長吏多薦之其監米畒也年四十有四矣一日易服遍見其故人親戚口雖不言意若與訣者未還得疾及舍而卒吁亦異矣君娶王氏封某縣縣君男八人三女子長嫁襲丘縣尉王令溍餘幼也將以某月日葬君某縣某鄉而余表兄李文饒以君狀來請銘其墓銘曰

司徒拒反虜引弓射其子以所愛易義其忠壯如此後當有興者君淑乃早世天獨嗇之耶卜其後有祉

崔君墓誌銘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喪以毀卒曾祖某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氏今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履應天府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于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張耒實銘之銘曰

惟崔氏隋陵人遷于許禮部君君爲兒卓不羣長好禮恭篤愼不玩友妻如賓居葬喪戚斯文服其服徹俎尊或止之君不忽世禮衰半亡存唯齊斬僅不泯克守古君幾仁讀詩書志本根曰吾學可設陳嗟腐生耀浮文韓忠獻世大人謂君賢崔其振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子嬪謂崔氏是駒駿孰與之幼而聞孰奪之冠而隕藏千萬不一陳其或者在子孫

晁无咎墓誌銘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后不能講其出國初爲清豐人眞宗皇帝時有諱迥者爲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守鉅野迥之子諱宗慤爲參知政事謚文莊又三世而生公其諱宗簡贈特進吏部尚書者爲皇曾祖諱仲偃尚書庫部員外郎者爲皇祖考諱端友贈左朝散大夫者爲皇考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于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于后進少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皇考于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異爲之作文以志之名曰七述今端明蘇公軾通判杭州蘇公蜀人悅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七述公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蘇公以文章名一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藉甚于士大夫閒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于經可革浮薄于是名重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參軍召試學官時試者累百而所取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又爲衞州教授未行除太學正哲宗卽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餘祕

書省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祕閣校理通判揚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淮南理逋負公辨其姦事既決一府不敢欺召爲著作佐郎又遷祕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于是公爲祕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怡靜樂道未嘗近權要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羣盜白晝掠塗人公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因晏客召捕吏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爲無警歲飢河北民流道齊境不絕公請粟于朝得萬斛乃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又爲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務中途丁母憂毀瘠幾不勝長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了無遷謫意今上即位移簽書武甯軍節度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爲著作佐郎俄遷尚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辭避再三不允又力請外官復留以爲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爲姦嘗有嶺外尉捕獲盜八人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窘甚詣公愬之公憫然曰當奏即爲上之七日而得遷官于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久且壞公視事亟欲營繕有司難之公乃預爲鳩材既集則爲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爲畫像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猶用前累送吏部授知果州不行因得管勾江州太平觀又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又管勾南京鴻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爲鄉人所敬而尤好晉陶淵明之爲人

其居室廬園圃悉取淵明歸去來詞以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由近制詣部授知達州未行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于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淩麗奇卓出于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已還蓋不足道也性剛且果敢勇于爲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大夫沒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于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慍也公既于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于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來先言之卒之夕有大星殞于州廨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既自以爲未至學于佛而求之其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纊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爲公汝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尚幼有文集及著作若干卷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耒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銘曰矯矯家令以身徇國文元雍雍爲時峻德凜凜无咎繼起有赫束髮墳史白首翰墨追古作者蹈藉淩躒氣戛星斗聲韻金石不施于邦祇自藻澤人一之難公易百千我原其文惟質之涪孝愛忠信施及鄉人是獨何虧一仆莫振車墜馬良不得出門將昌其聲而嗇其身嗚呼无咎萬世之聞以上宛邱文粹

柯山集續拾遺

九月末風雨初寒二首

栗列已戒候陰淡達朝昏出門無所詣幽齋誰與言塵埃羣書積輿至時一翻呼兒具棗栗時亦賴芳樽老肌畏寒苦幸此手足溫窗間有舊筆得句時復援愛此庭下菊蕭蕭何及時郊原一秋暝麥種待榮滋今年眞有秋禾菽實纍纍老農笑謂予不復憫汝饑桑楡可析薪秋風可夜吹晴明理罝緻雉兎日已肥歲時雜詠卷四十五

伏暑日惟食粥一甌盡屏人事頗逍遙效皮陸體

烈日炎風鼓大鑪藤床瓦枕閉門居屏書居士持齋日壁挂禪僧問法圖隣汲滿攜泉似乳口口旋羅米如珠飽餐饘粥消長夏況值饑年不敢餘歲時雜詠卷二十二

立秋後便涼詩示秬等

暑別齊紈知有日秋王韘竹果如期月明半夜似相覓角怨五更知爲誰風露滿天河轉後江山千里雁來時短檠莫倦親燈火又見槐花黃滿枝歲時雜詠卷二十四

寒食

暗空無星雲抹漆邑犬吠野人履霜歲云暮矣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插江屋頭眠雞正寂寂野縣嚴鼓先

逢逢摩娑老面起篝火春色牀頭酒滿缸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曉意

城頭清角已三奏樹間眠鳩方一鳴風霜淒緊雁南向星河橫斜天左傾待旦枕戈無□敵將朝盛服非公卿不如衲被蒙頭睡直至東窗海日生瀛奎律髓卷二十五

歲晚有感

蜂梅點點柳氂氂殘臘新春氣候參天靜秋鴻來塞北雲收片月出江南青霄雨露將回律白首江湖尚避讒未信斯途無倚伏有時清鏡理朝鬟瀛奎律髓卷四十三

新正

新正閱月天苦陰白日未照草木心黃州城中人迹少江濤湧洶山嵚欽歲時雜詠卷二

中秋夜東刹贈仁公

盈盈秋月不餘分葉露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一笑要令排戶問東隣歲時雜詠卷三十一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柯山集

附遺稿拾七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張耒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